

聊斋故事选

胭脂

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胭 脂

原著 蒲松龄

改编 钱兴凤

绘画 钱定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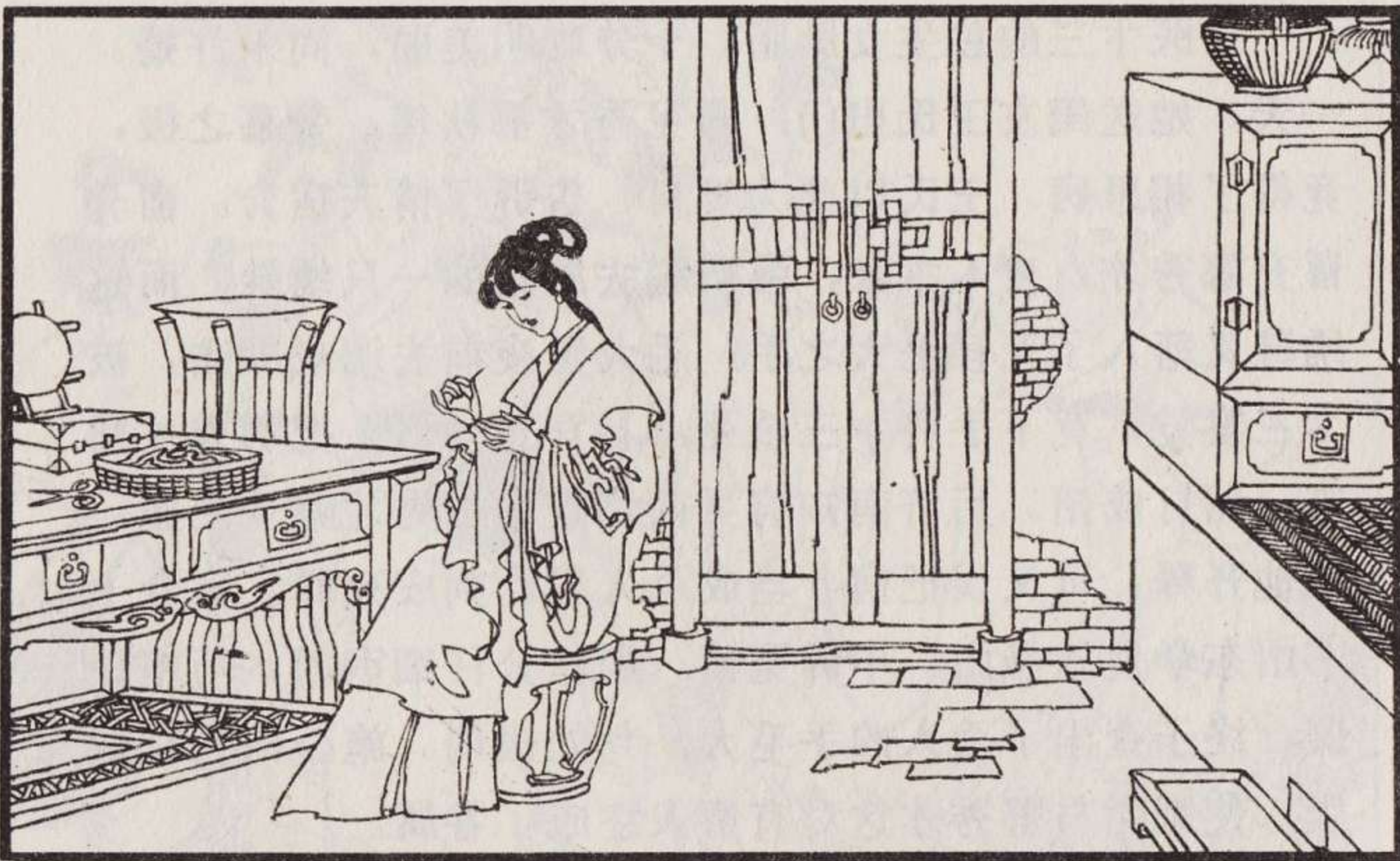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牛医卞三的独生女胭脂，十分聪明美丽，尚未许婚。一天，她送闺友王氏出门，遇见秀才鄂秋隼，爱慕之极，竟得了相思病。王氏以此为笑料，告诉了情夫宿介。宿介冒充鄂秀才，夜入卞家，强行脱去胭脂的一只绣鞋。而这绣鞋又落入了无赖毛大之手，毛大黑夜前去调戏胭脂，被卞三察觉，竟下手将卞三杀死。县官想当然，把鄂秀才捕来，屈打成招。后济南知府吴南岱查出鄂秀才蒙冤受屈，把他开释，可又误把宿介当成杀人犯，判成死罪。宿介上书山东学使施愚山，申诉冤情。经施公仔细审问，巧施计谋，终于查出了杀人凶手毛大，判处极刑。施公请县官做媒，使胭脂与鄂秀才这对有情人终成了眷属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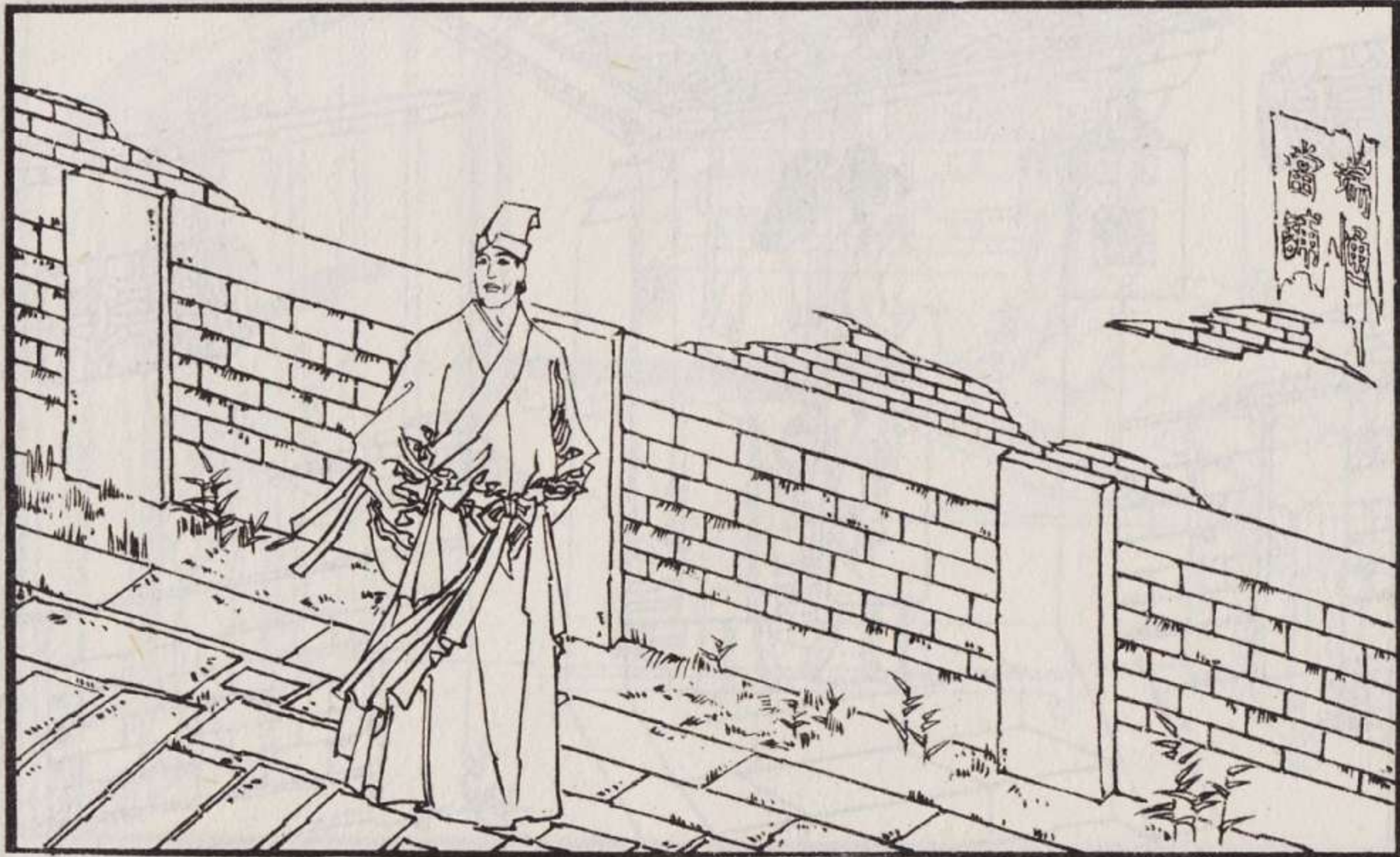
(1) 东昌府有个牛医卞三，他的独生女小名胭脂，长得十分聪明美丽。老头儿把她当成掌上明珠，一心想给她找个富贵女婿。



(2) 但是那些大户人家都认为牛医身分低贱，不愿与他家结亲，胭脂已长成了大姑娘，尚无婆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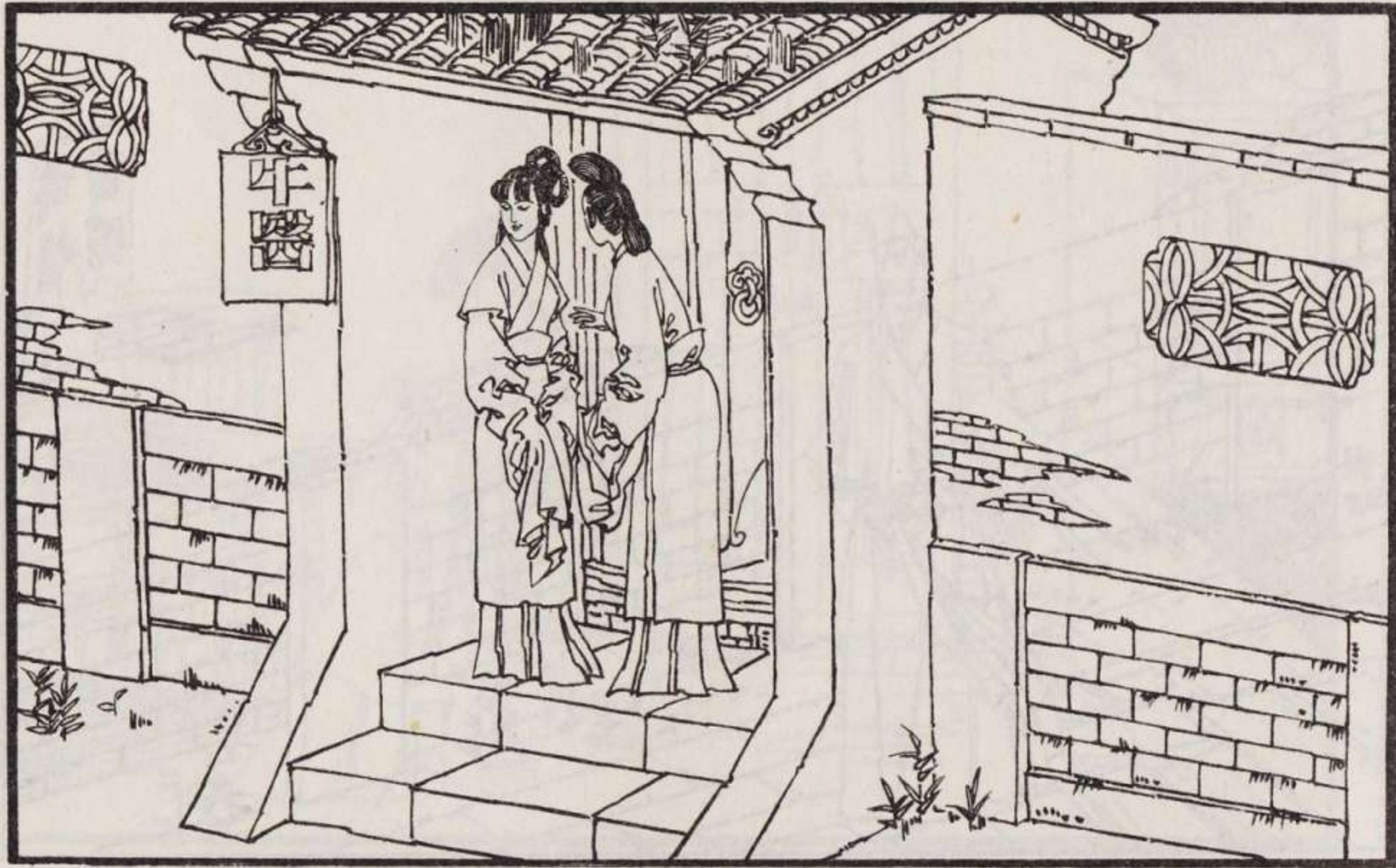
(3) 卞家对门邻居姓庞，妻子王春兰为人轻佻，好说笑话，常来胭脂房中聊天，二人谈得很投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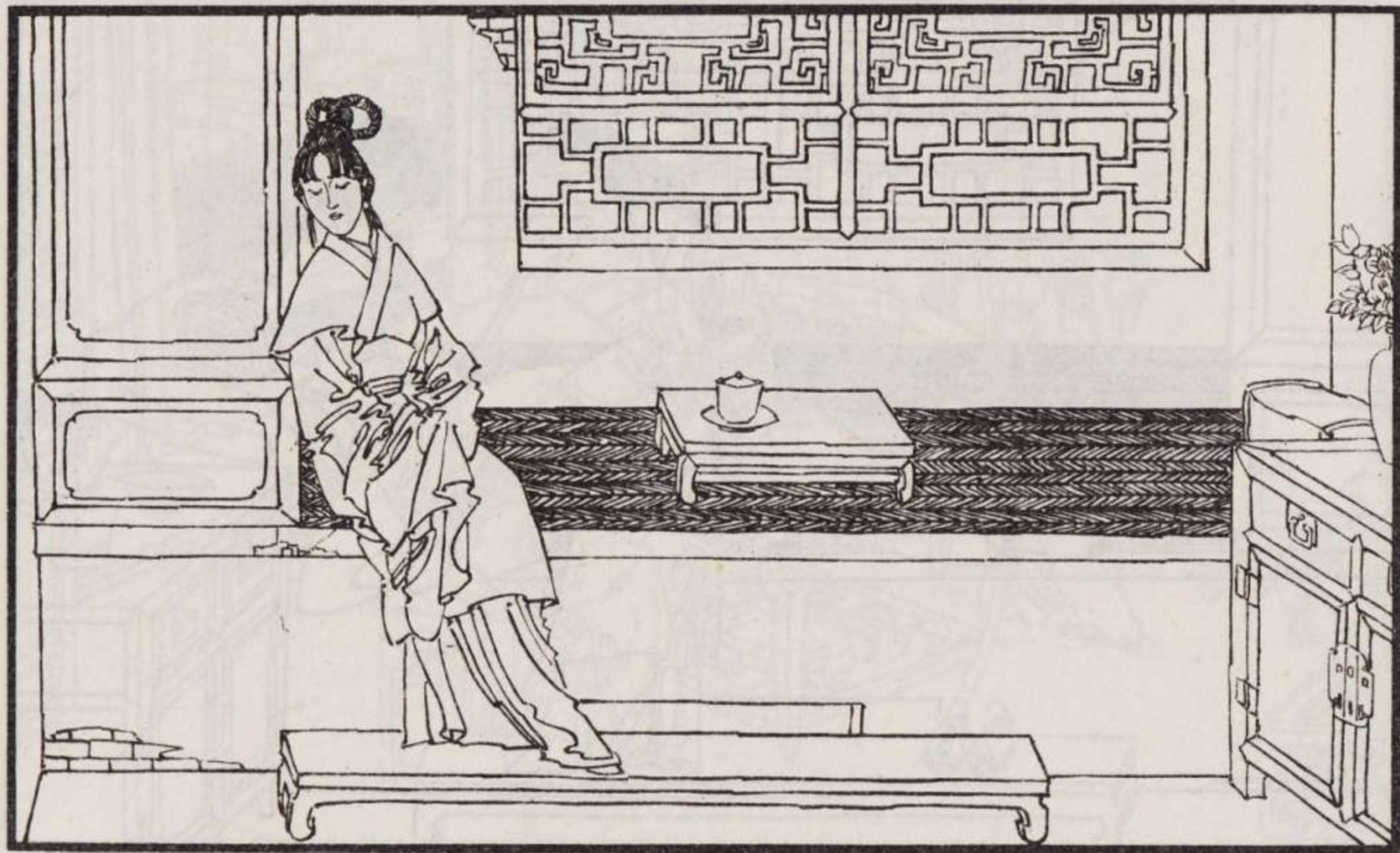
(4) 一天，胭脂送王春兰回家，走到大门口，见一青年穿着白衣，戴着白帽走来，风度翩翩，相貌出众。胭脂不由动了心，两眼直瞅着他。那青年低头回避，快步走过门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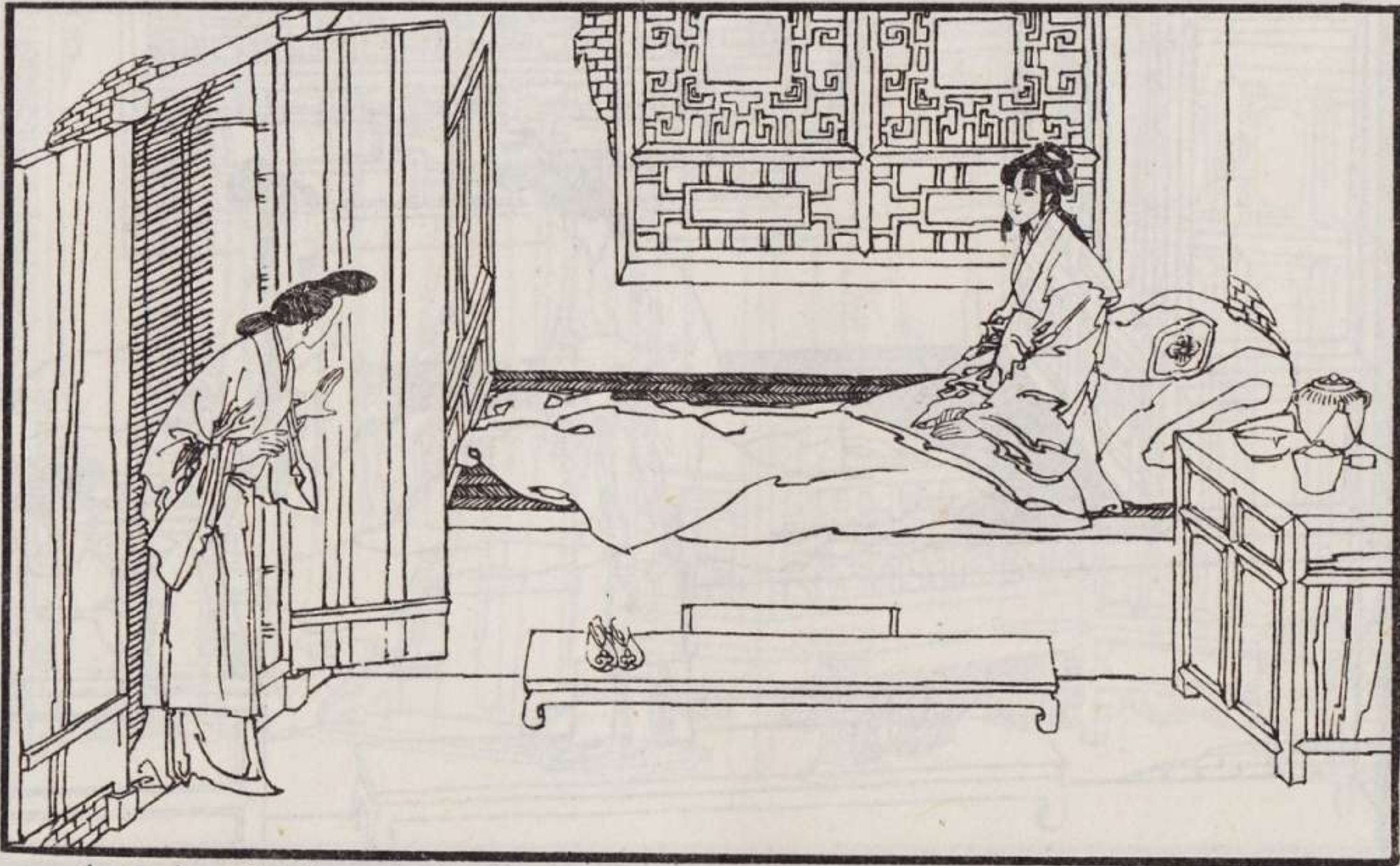
(5) 那青年已经走远了，可是胭脂还在痴痴地望着他。春兰打趣道：“象你这样的才貌，若能配上他，那就称心如意了！”胭脂满脸绯红，脉脉含情不语。



(6) 王氏说：“这是南巷的鄂秀才，名秋隼，是我娘家的邻居。不久前他的娘子去世了，所以穿着素服。世间男子，再没有比他更温和、更能体贴人的了。你若有意，我可以托人传话给他来提亲。”胭脂低头不响，王氏便笑着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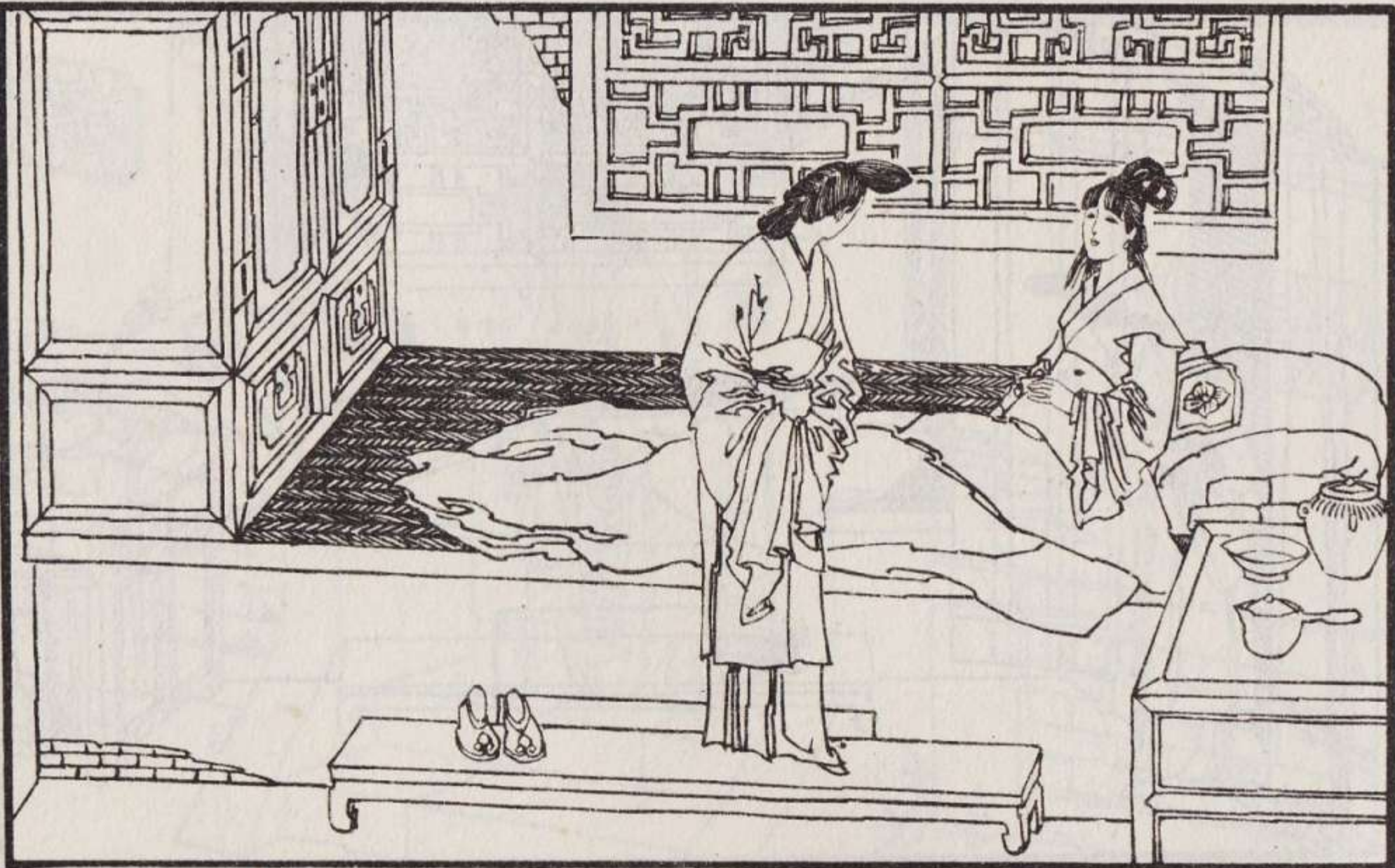
(7) 过了几天，不见回音。胭脂疑心春兰未托人去，又疑心鄂秋隼是官宦人家的后代，不肯俯就。她心情不安，坐立不宁，朝思暮想，不进饮食，很快就病倒了。



(8) 这天，春兰前来看望，探问病因。胭脂有气无力地说：“自那天跟你分别之后，渐渐觉得不舒服，后来就病倒了。现在苟延残喘，我将不久于人世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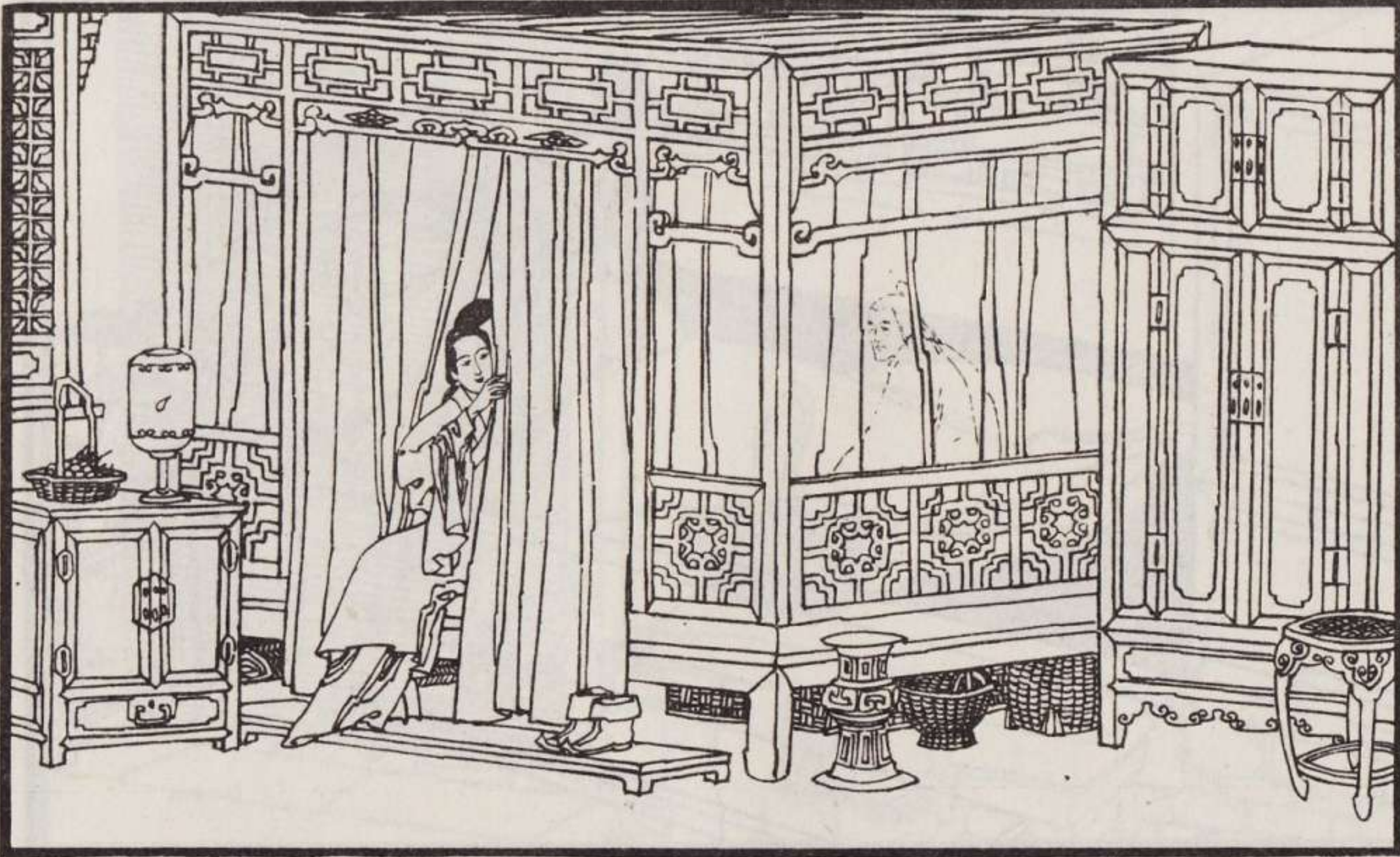
(9) 春兰怀着歉意，小声道：“这几天我丈夫出门贩货没回来，所以无人传话给鄂郎，你的病莫非为此而生？”胭脂顿时脸上泛红，王氏见了，便开玩笑道：“嗨，病到这个样子，还顾虑什么？先请他夜里来见一面，他还能不答应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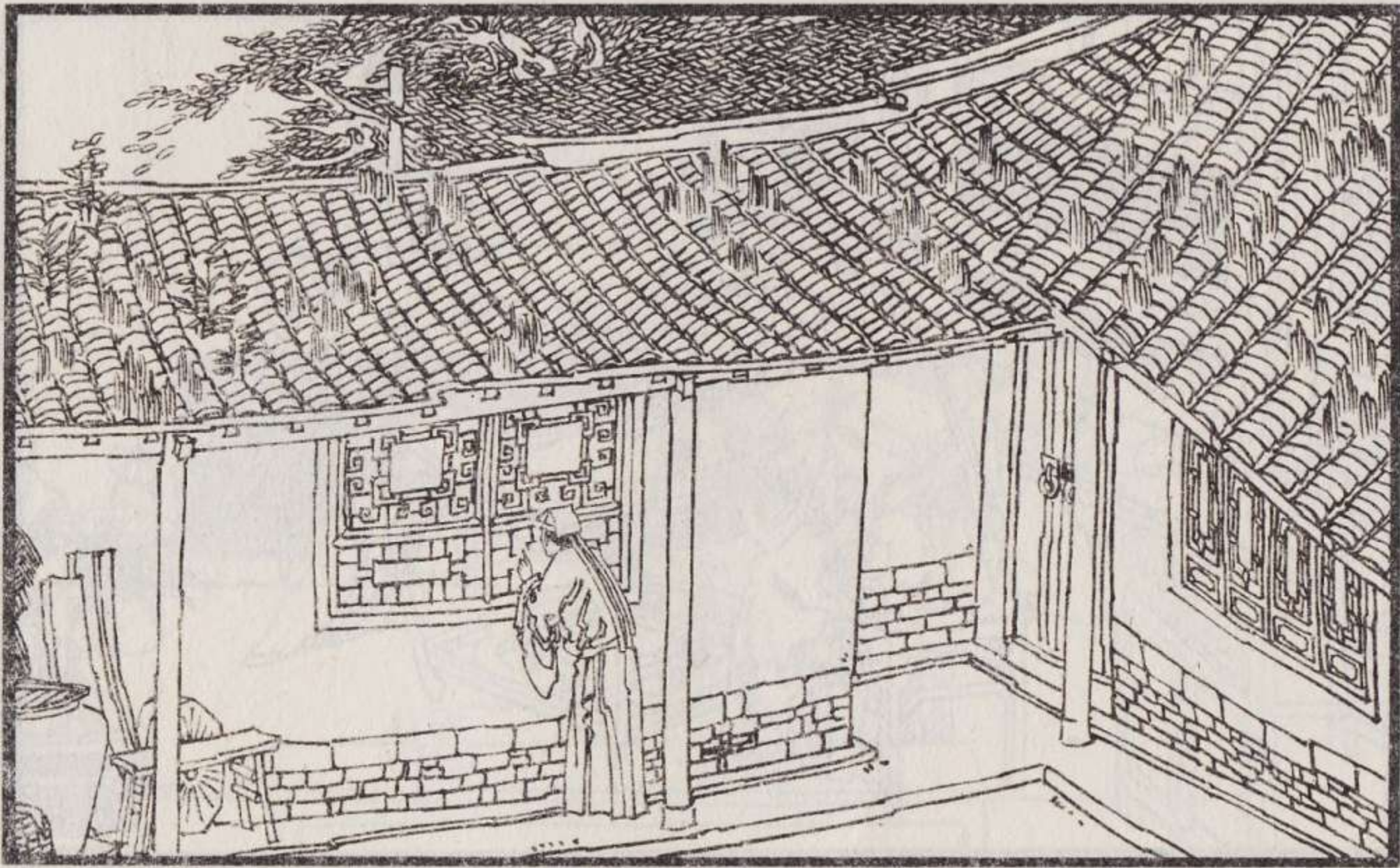
(10) 胭脂叹口气说：“事已至此，还能害什么羞。假如他不嫌我出身寒贱，就托媒人来，我的病定会好的；若要私自约会，断断不可！”王春兰点点头，告辞而去。



(11) 春兰做姑娘时曾与邻生宿介私通，出嫁后，宿介一见她的丈夫出门，就来寻旧好。这天夜里，正好宿介又来，春兰就以胭脂的话作为笑料，告诉宿介，并要他转达给鄂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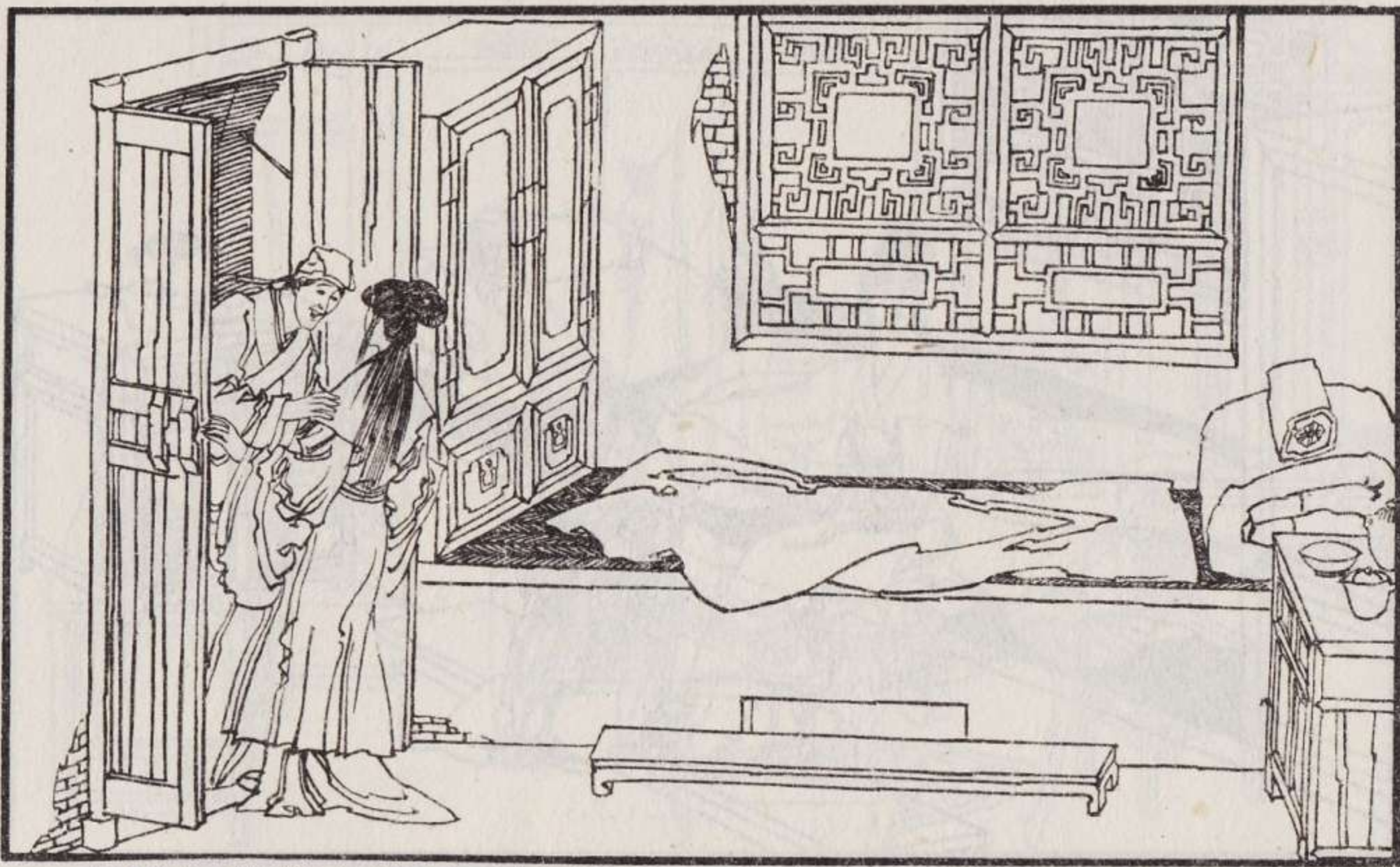
(12) 宿介早知胭脂生得美丽，心中暗暗高兴，感到有机可乘。但又怕春兰吃醋，便假装无意，仔细问清了胭脂家门户情况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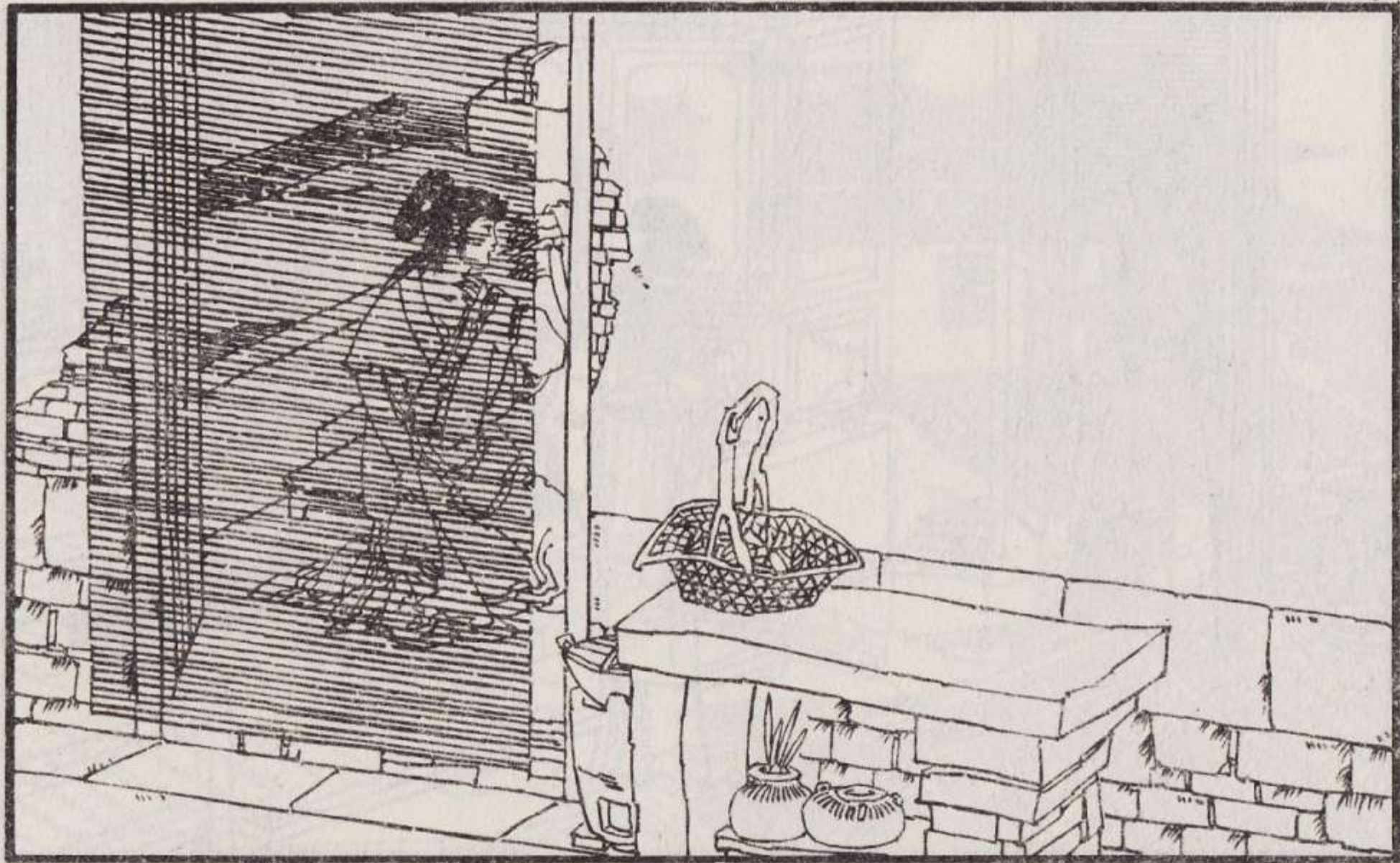
(13) 第二天夜里，宿介便爬墙进入卞家，直达胭脂闺房，用指敲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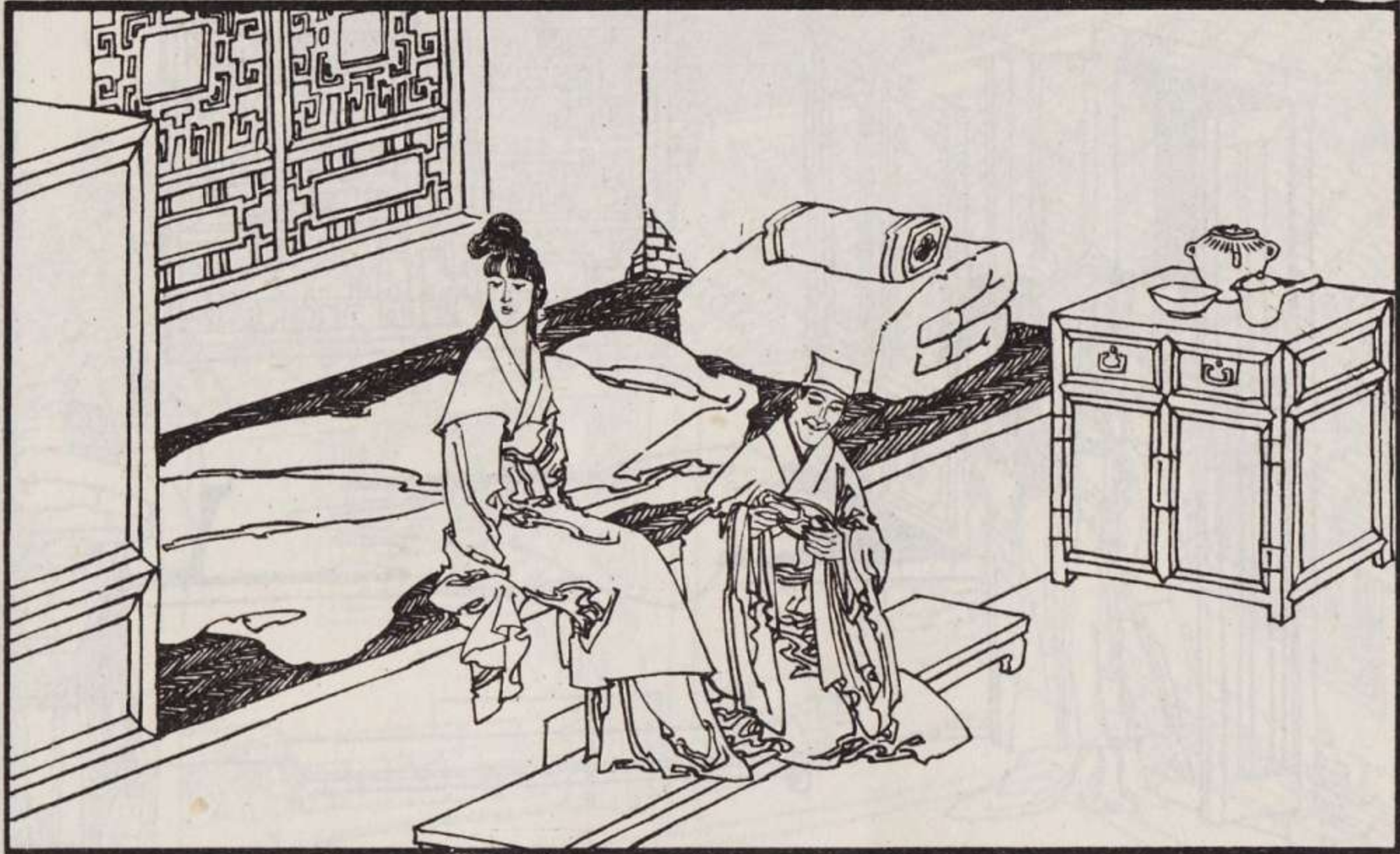
(14) 胭脂一惊，忙问是谁？宿介谎称“鄂生”。胭脂沉吟半天说：“我所以想您，是为了百年之好，不是为了一夜之欢！您若爱我，就快托媒人来；如要私合，不敢从命。”宿介假意答应，但哀求一握玉腕为信。



(15) 胭脂不忍心过于拒绝，便勉强支撑起来把房门开了一道缝。宿介猛然闯入，抱着胭脂就要求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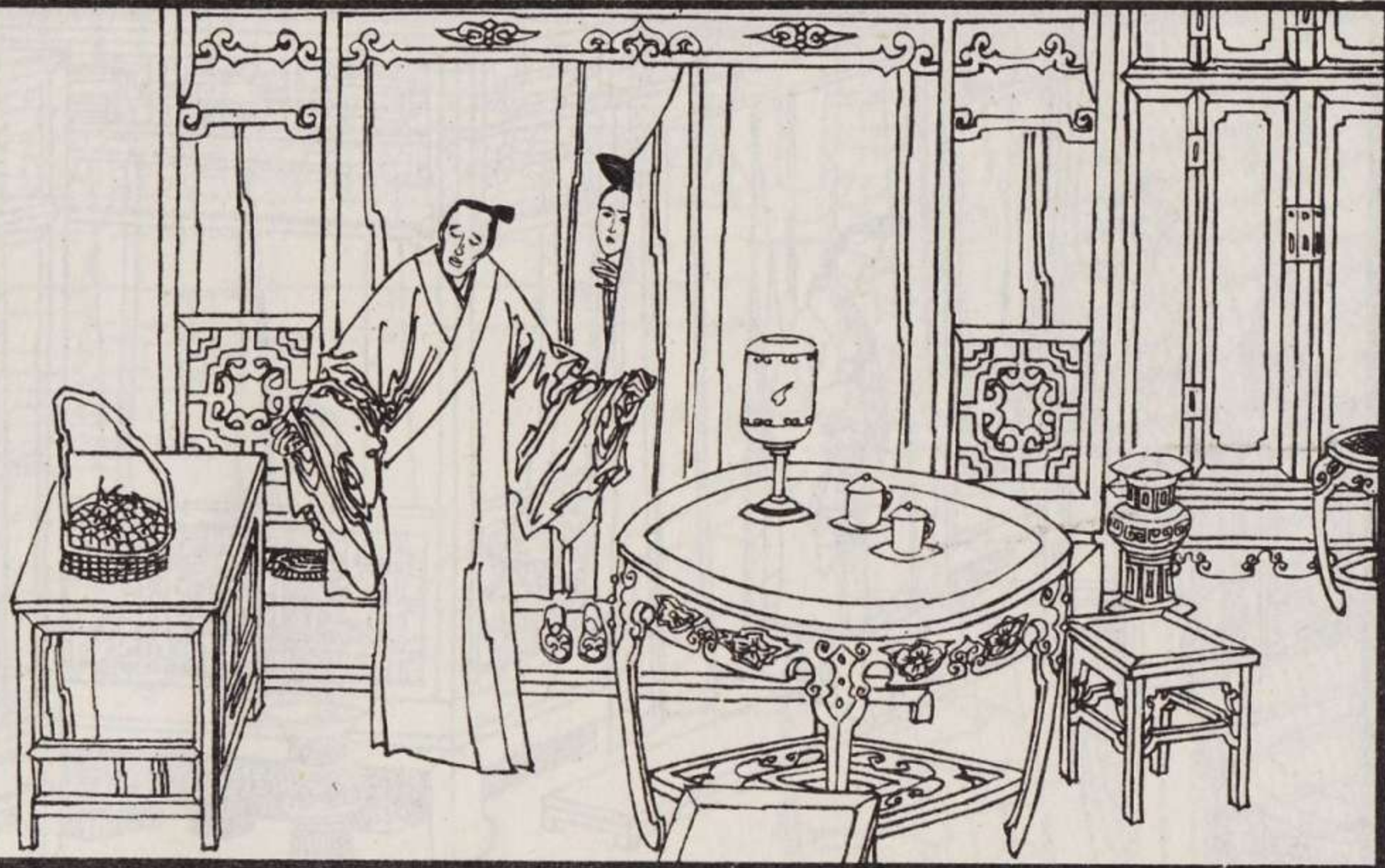
(16) 胭脂无力抵抗，倒在地上。她急中生智，对着宿介斥道：“你定非鄂郎，要是他知道我得病的原因，决不会这样狂暴无礼。如再相强，我便呼救，那时惊动四邻，势必损你我声誉！”



(17) 宿介怕冒充的形迹败露出去，不敢胡来，但要求胭脂给样东西作为定情信物。胭脂没有答应，宿介就强行脱去胭脂一只绣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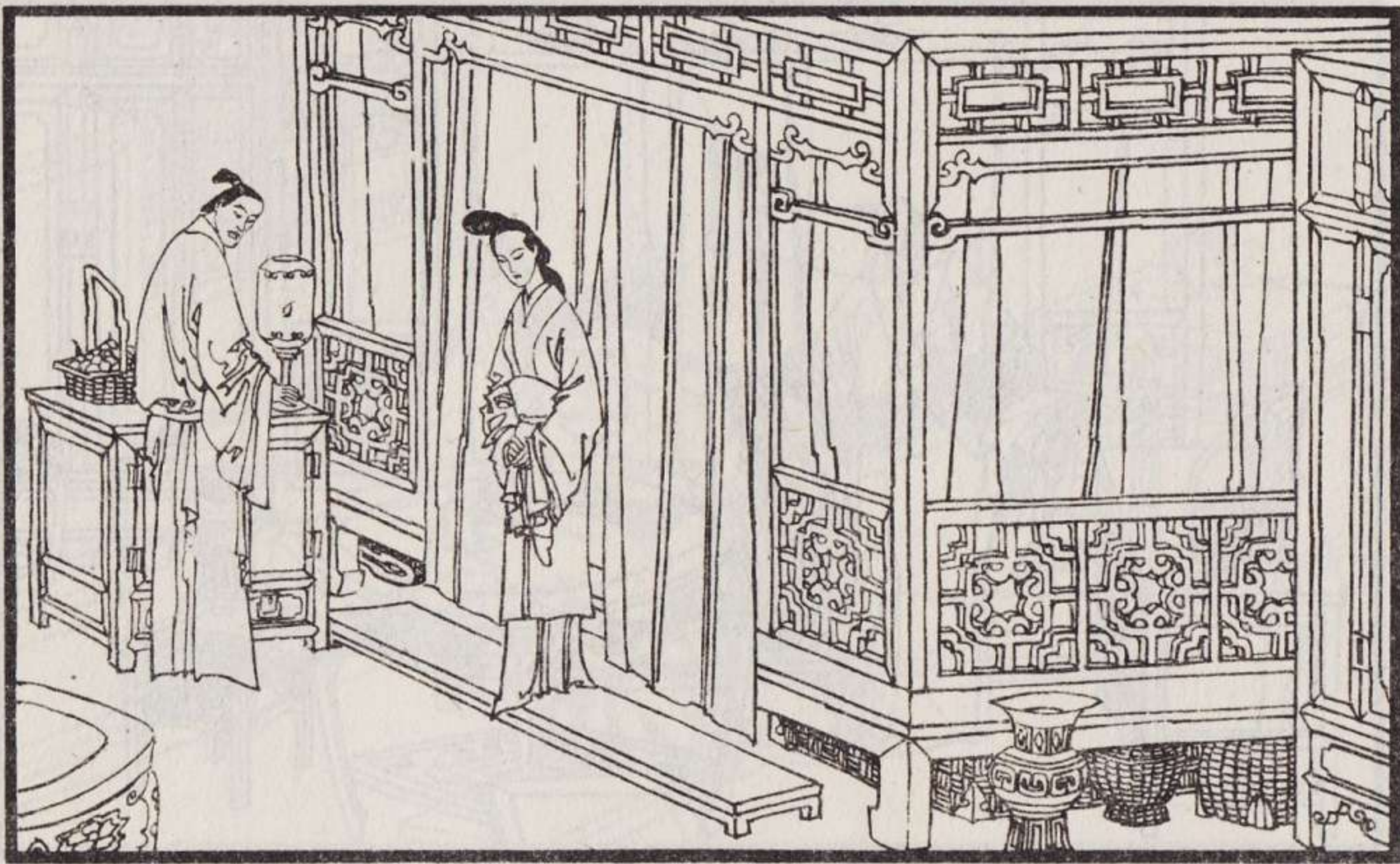
(18) 他正转身要走，胭脂把他喊住，说：“我的身子已经许给你了，还有什么可吝惜的？只怕‘画虎不成反类狗’，事情不成功，反落得众人笑话。现在我的绣鞋已经落到你手里，你如负心，我只有一死了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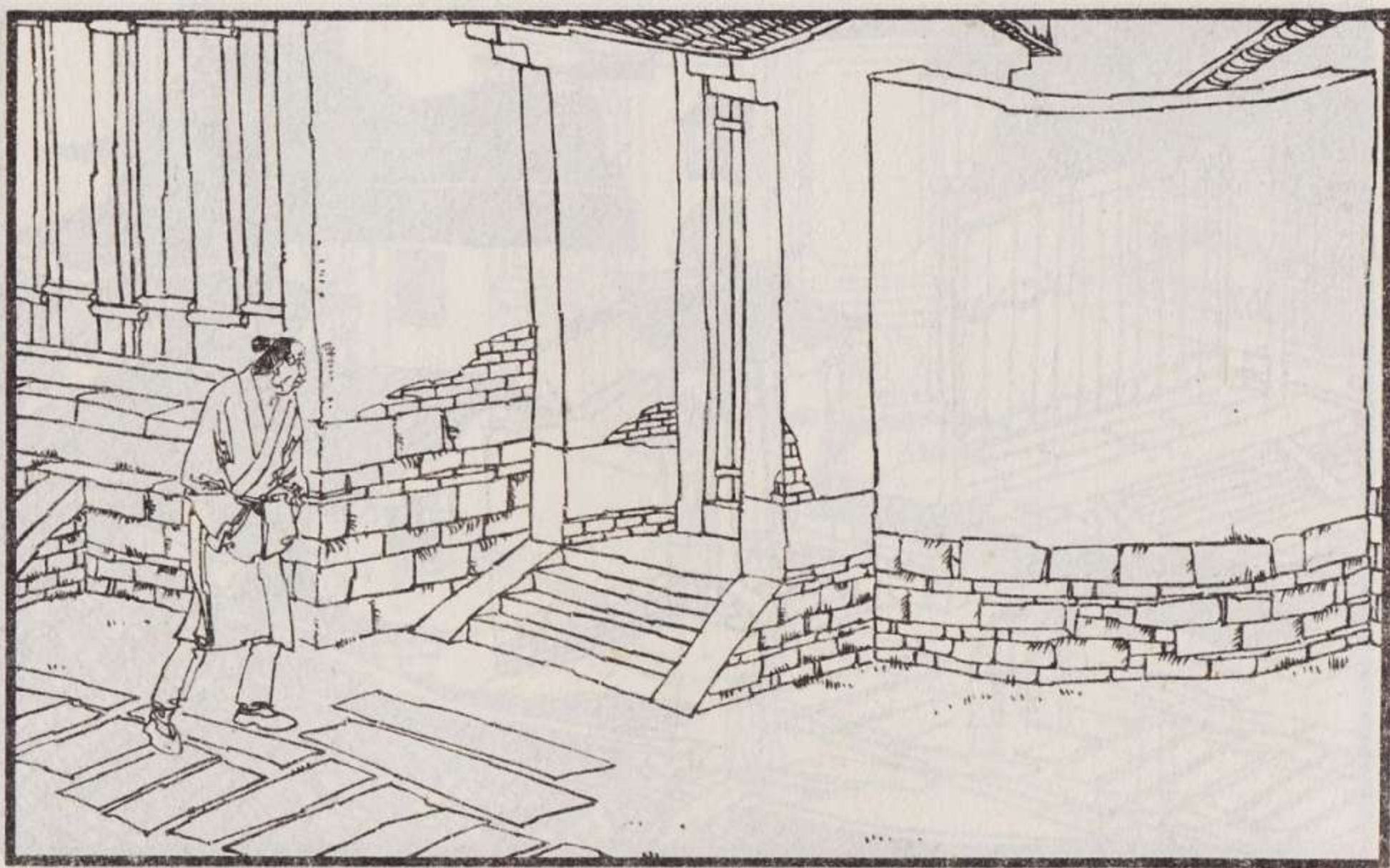
(19) 宿介离开卞家，又悄悄来到春兰处，躺在床上还念念不忘那只绣鞋，暗暗一摸衣袖，竟然没有了。他急忙爬起来，点上灯，抖着衣服寻找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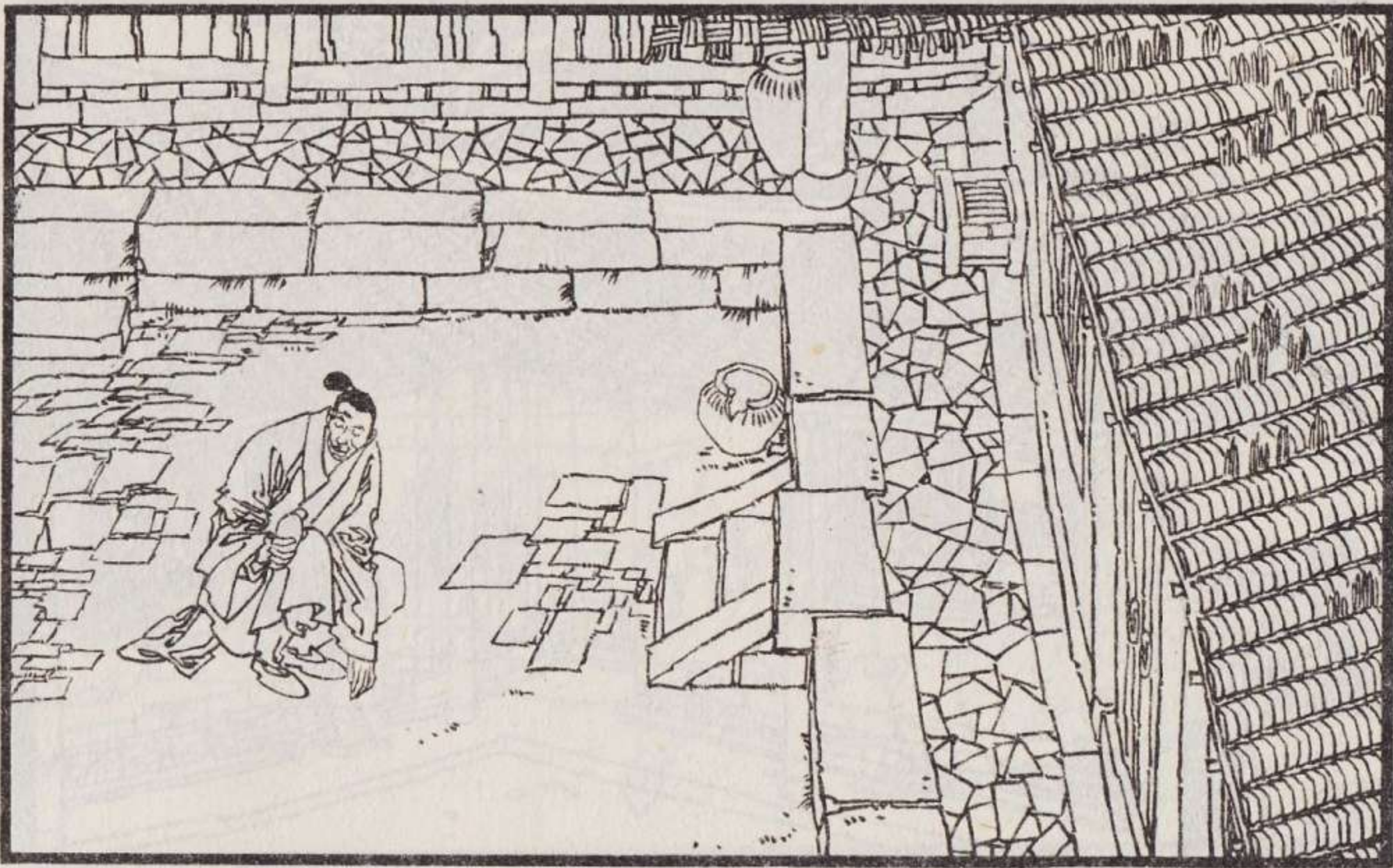
(20) 宿介怀疑绣鞋被春兰藏起来了，问她，她不言语，却故意掩嘴发笑。宿介觉得不能再隐瞒了，便把实情告诉了她。春兰狠狠白他一眼，挑着灯笼和他到门外去仔细寻找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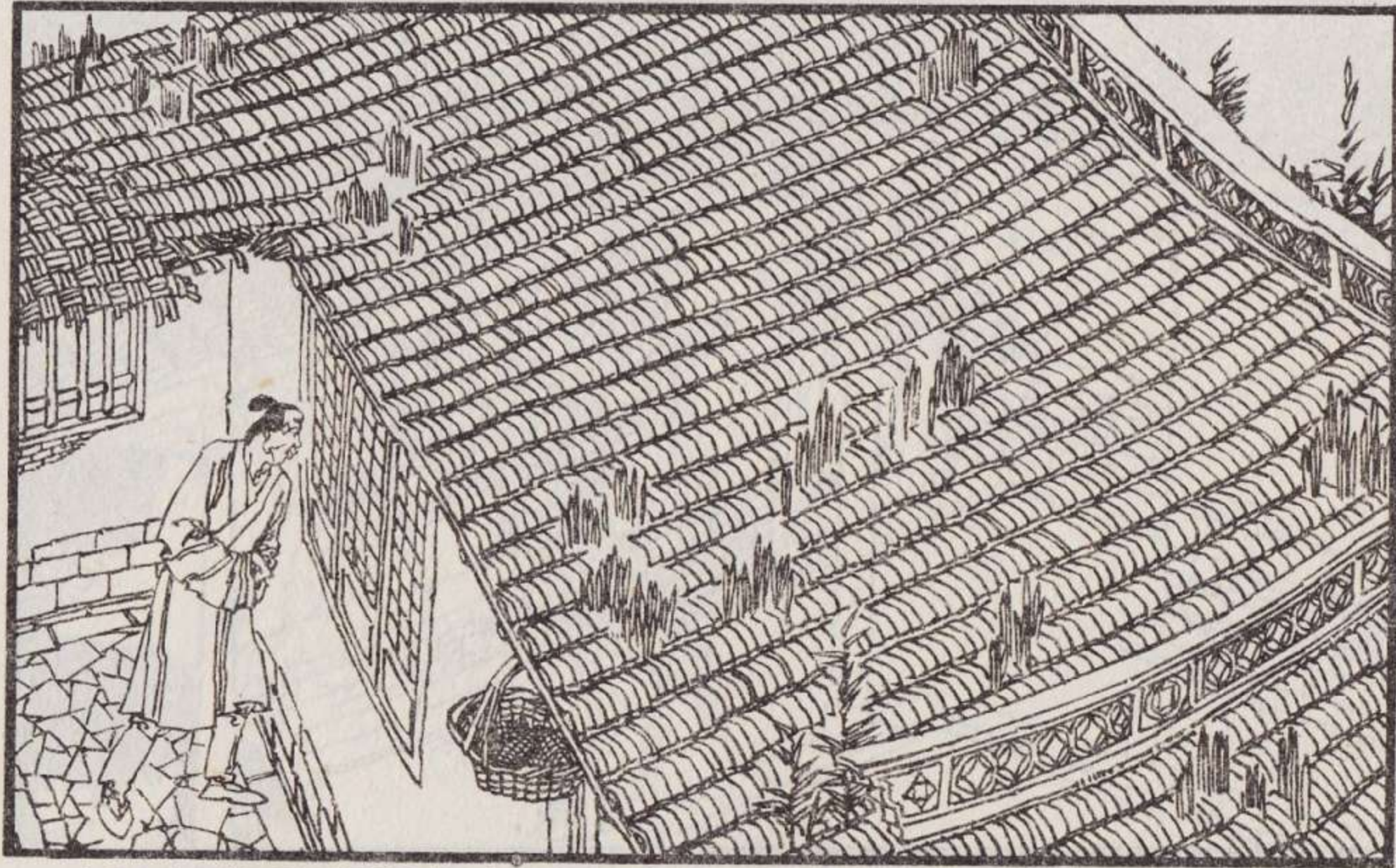
(21) 结果也没找到。两人回房就寝。宿介心中料想绣鞋一定丢在路上，幸好夜深无人，不妨明天早早起床去找。



(22) 没料这巷子里有个无赖，名叫毛大，平时游手好闲，曾勾引春兰未能得手。他知道宿介与春兰私通，想捉奸以胁迫春兰顺从。这天夜里，他走过这里，推门一试，见未上闩，便潜身而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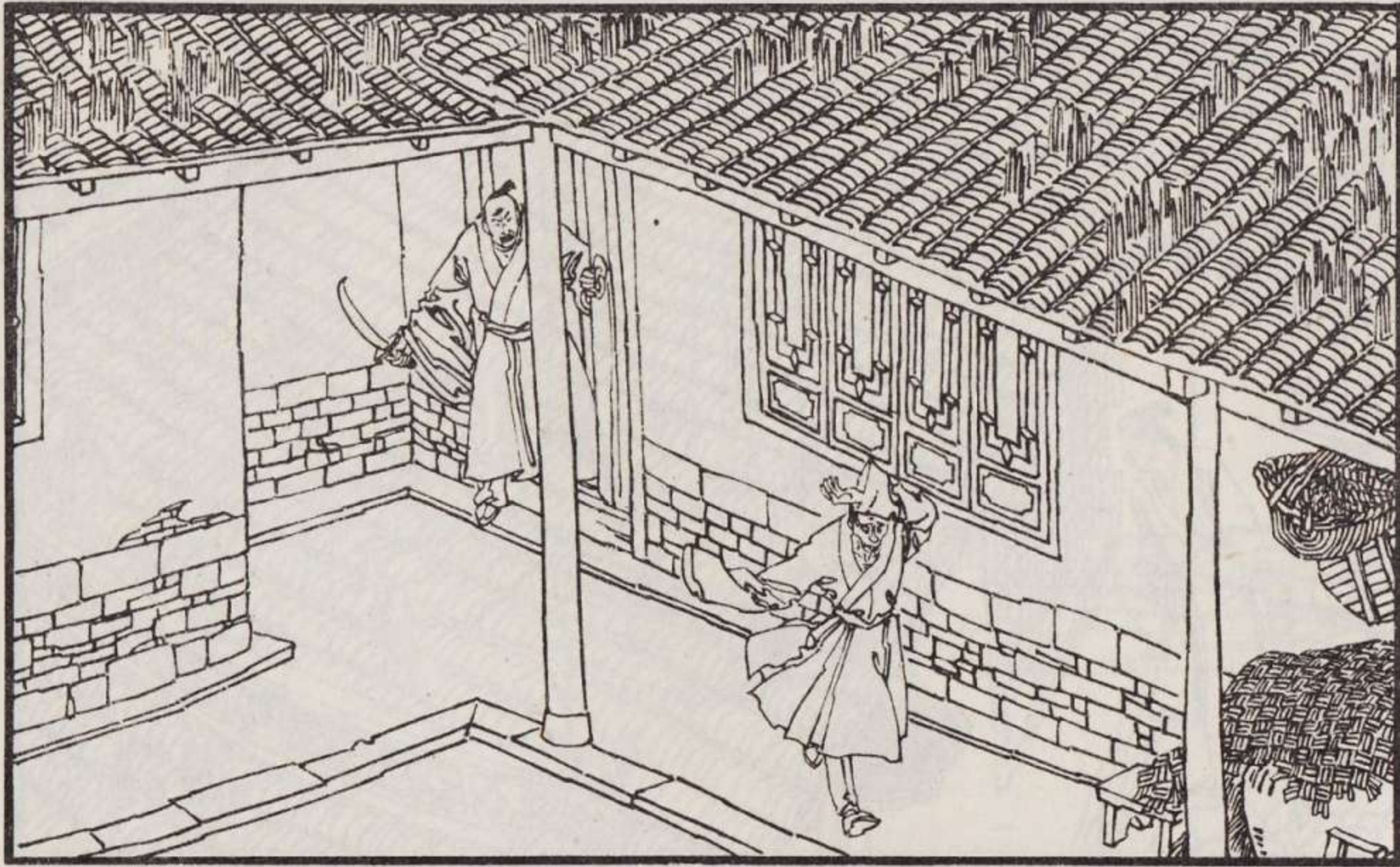
(23) 刚走到窗外，突然脚踏一物，软如棉絮。拾起来一看，原来是只绣鞋。



(24) 他又听到房中正在说话，连忙伏在窗下偷听。正好宿介在向春兰叙述他去卞家取胭脂绣鞋的经过，毛大听得一清二楚，心中十分欢喜，屏息静气，悄悄溜出。



(25) 过了几夜，毛大寻机翻墙进入胭脂家。因不熟悉门户，竟误在卞三卧房外敲起窗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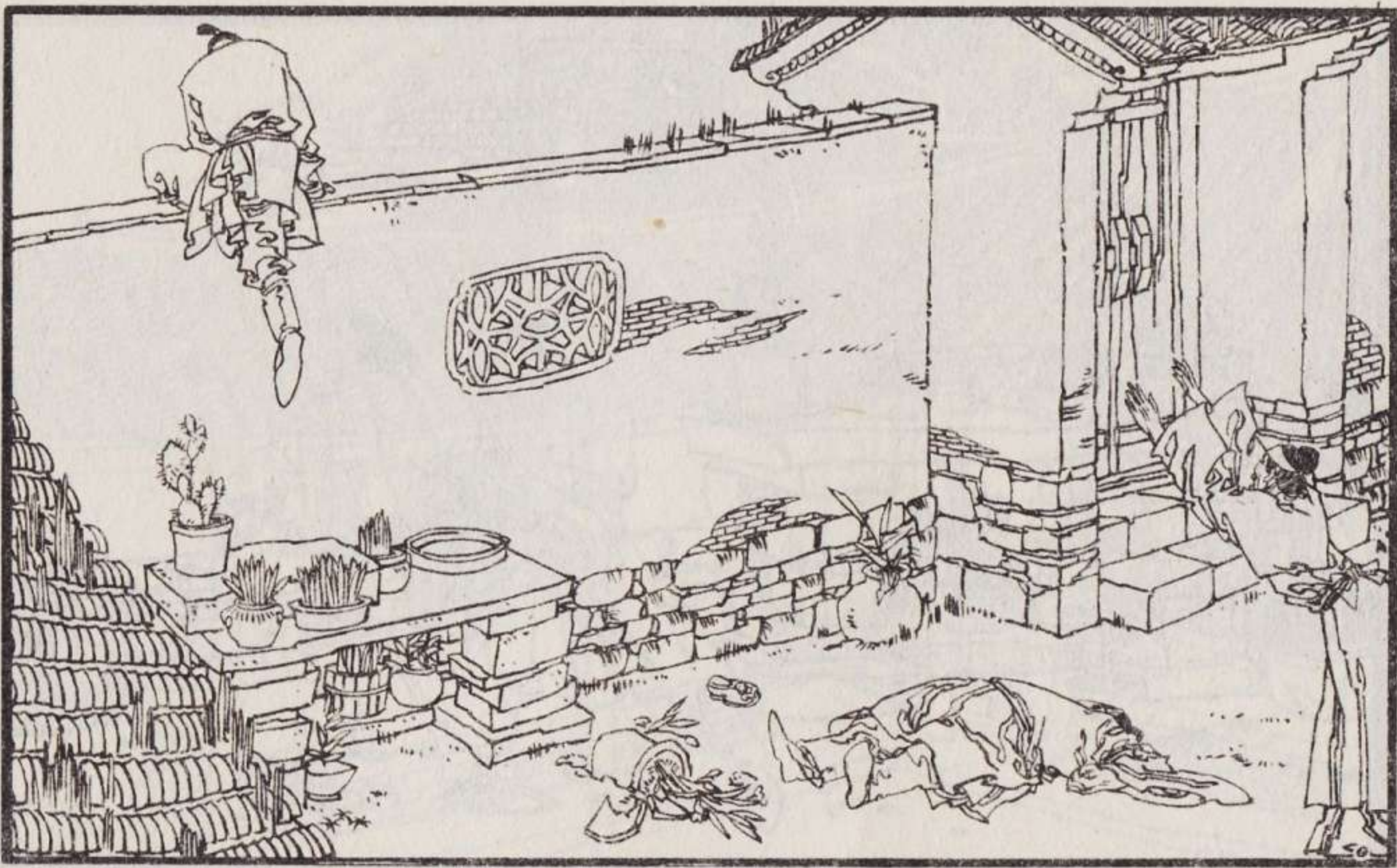
(26) 卞三一瞧是个男子,从举动判断,是冲他闺女来的,顿时大怒,操起一把快刀窜出来。毛大大吃一惊,转身就跑。



(27) 正要爬墙，卞三已追到身后。急切间毛大见无处可逃，就转身猛地夺下卞三的刀。



(28) 这时卞老太也起来大声向四邻呼救。毛大心想，再一耽搁就难以逃走了，便举刀向卞三砍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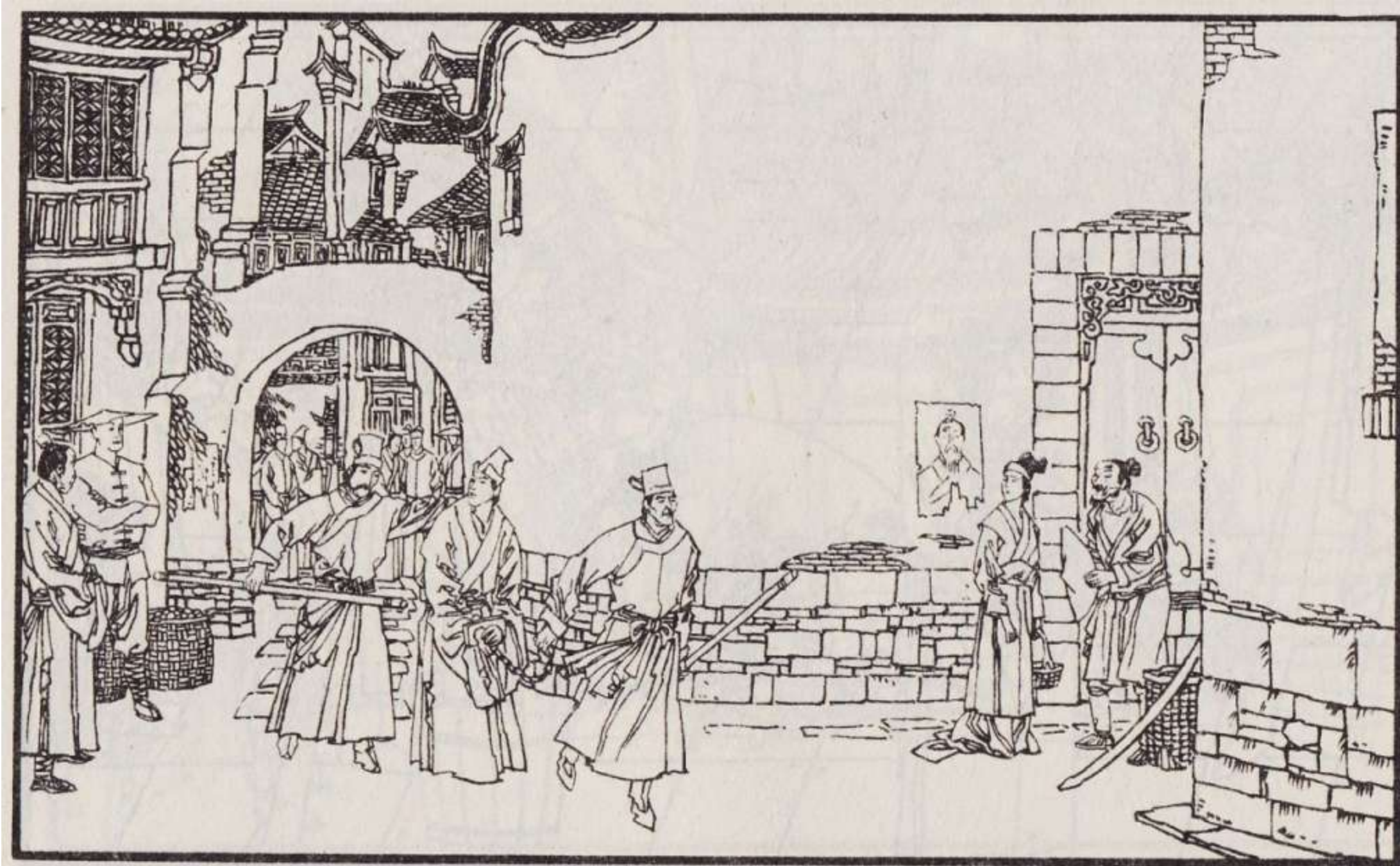
(29) 卞三“哎哟”一声，倒在墙下。毛大急忙跳墙而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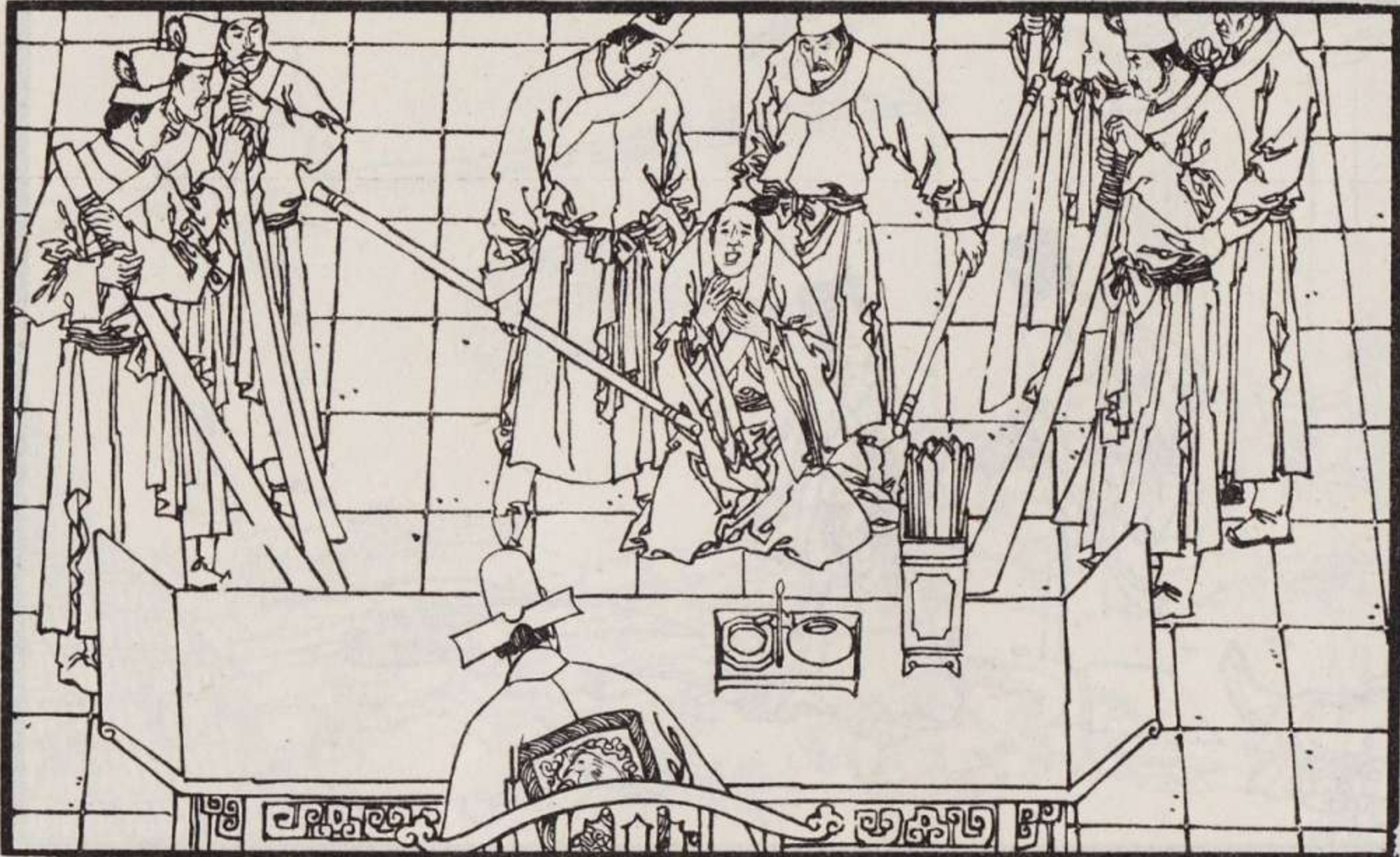
(30) 胭脂近日病情稍见好转，听到母亲呼救，连忙起来点上蜡烛，与母亲赶到卞三面前，只见老人脑袋已被砍裂，不能说话，很快就断气了。



(31) 卞老太巡视四周，见墙根处有只绣鞋，拾起一看，竟是女儿的，当即逼问胭脂，胭脂哭着把实情告诉母亲。她不忍心连累春兰，只说绣鞋是鄂秋隼夜里来取走的。



(32) 天亮之后，卞老太向东昌府首县聊城县报了案，县令当即派人将鄂秋隼抓来。鄂秋隼为人忠厚老实，如今突然被捕，不免拙口顿腮，吓得半死。



(33) 上了大堂，他连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是浑身发抖。县官见他这副模样，越发相信凶手是他，吩咐衙役用重刑拷打。



(34) 可怜鄂秀才是个文弱书生，哪堪这般痛楚，终于屈打成招，承认了杀死卞三的罪行。



(35) 不久，鄂秋隼被解到东昌府，他满腹冤气，常常想与胭脂对质，及至见了面，胭脂在大堂上对他怒骂不休，他连急带气，结结巴巴，不能申辩。知府见了，认定是他杀了卞三，判了他死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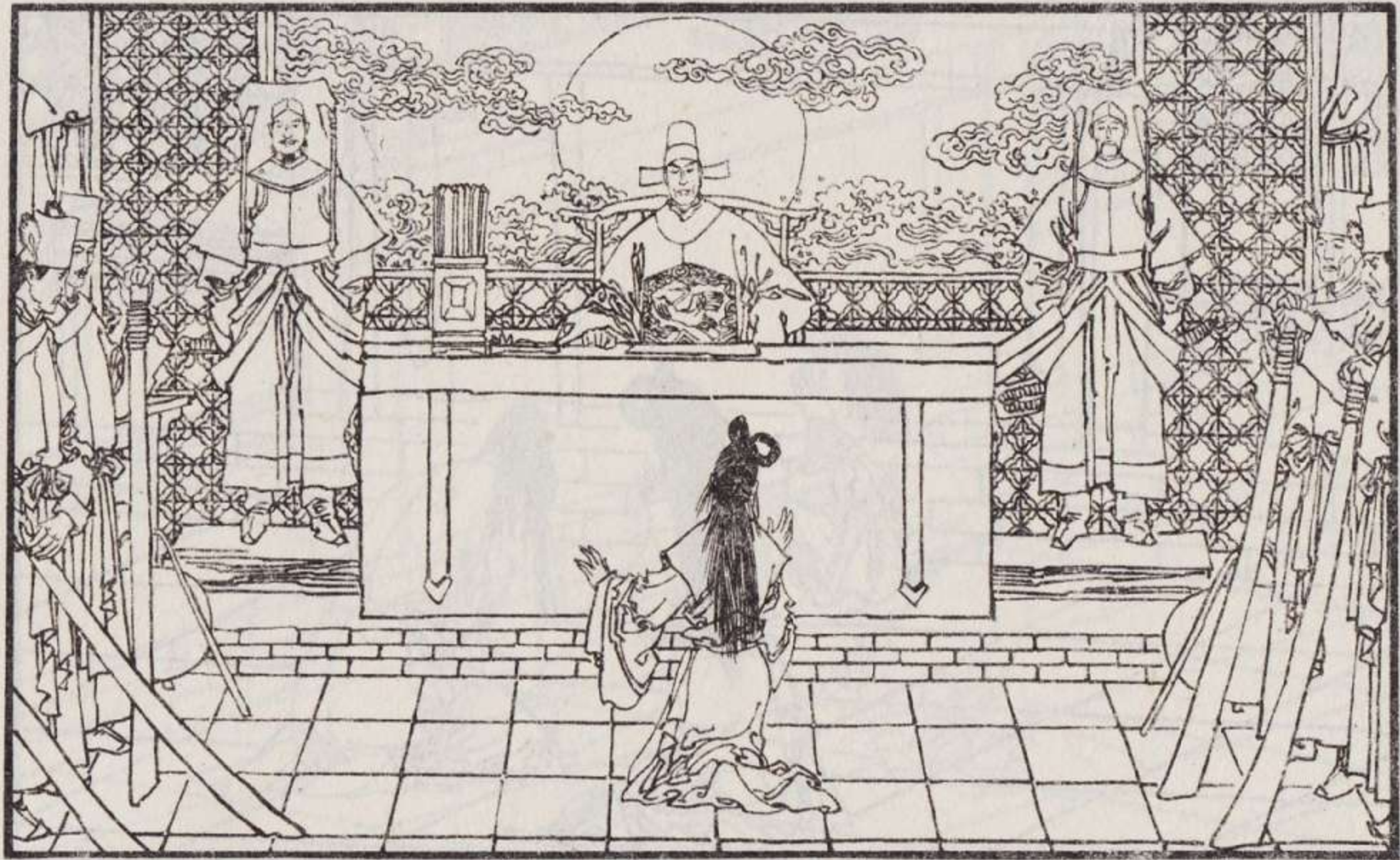
(36) 如此往来复审，鄂秋隼仍不能自白，还是维持原判。
后来报到省里，山东按察使指令济南府重审。



(37) 济南知府吴南岱，年轻有为，深谙事理，他见鄂秋隼腼腆腼腆，举止文雅，不象杀人凶手，怀疑案情有假。



(38) 为了弄清实情，吴南岱暗暗派人来到狱中，和颜悦色地询问鄂生。鄂秋隼便一五一十地把屈打成招的经过说了出来。



(39) 吴南岱越发相信鄂秋隼是冤枉，经过几天思考，他才升堂，先问胭脂：“你跟鄂秋隼私订终身，告诉过他人没有？”胭脂回答没有。又问她遇见鄂秋隼时有没有别人在场，回答也是没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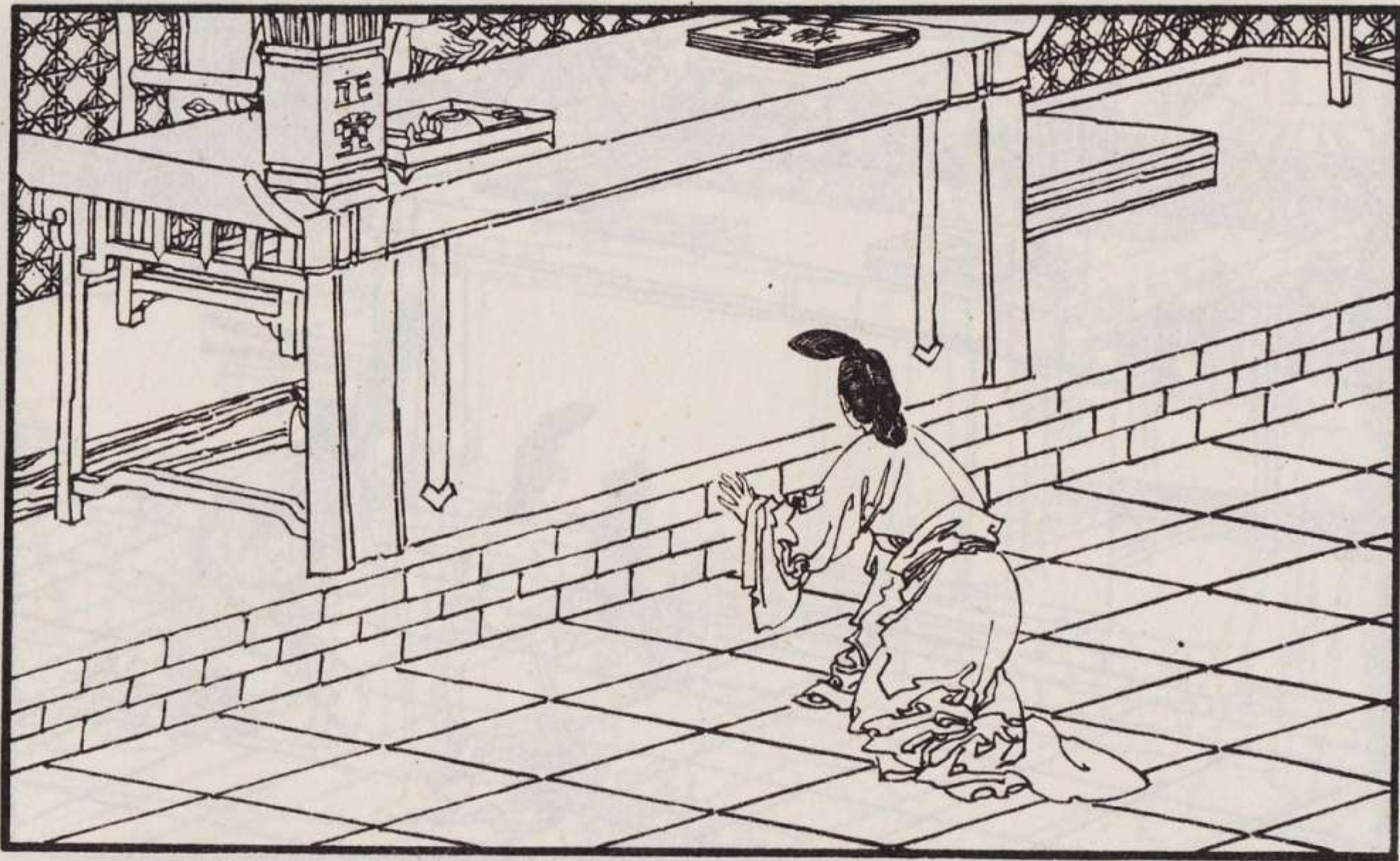
(40) 吴南岱不信，唤鄂秋隼上堂，温和地问他。鄂秋隼这才说：“有一天，我路过胭脂家大门前，见她正与我从前的邻居王春兰从屋里走出，我便低头回避，过后也未对别人说过此事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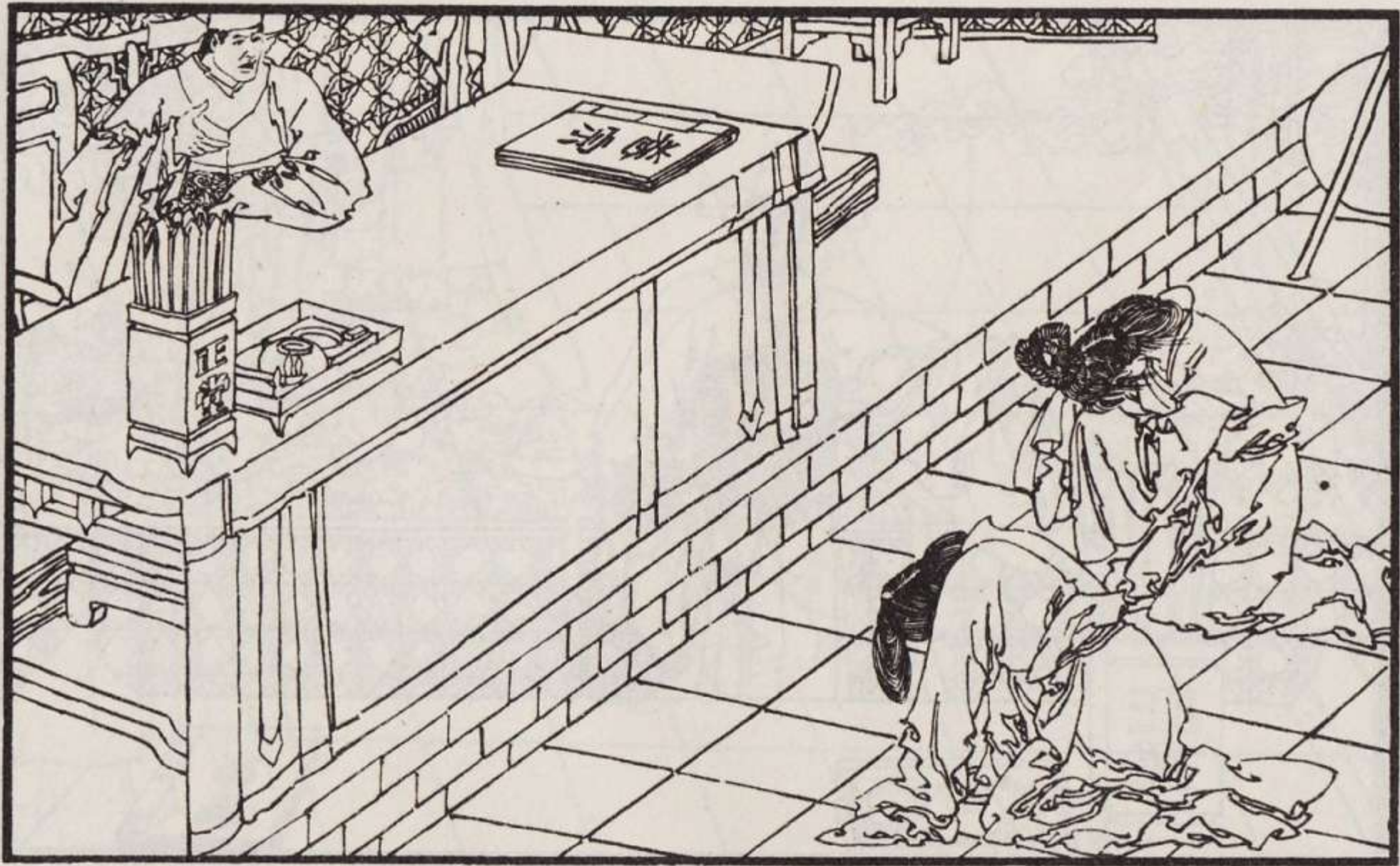
(41) 吴南岱一听，怒斥胭脂：“刚才你说旁边没有他人，为什么他说有王春兰呢？”喝令用刑。胭脂十分骇怕，只好招认：“当时王氏虽然在场，但这件人命案子，实在与她无关！”吴南岱当即命人去传讯王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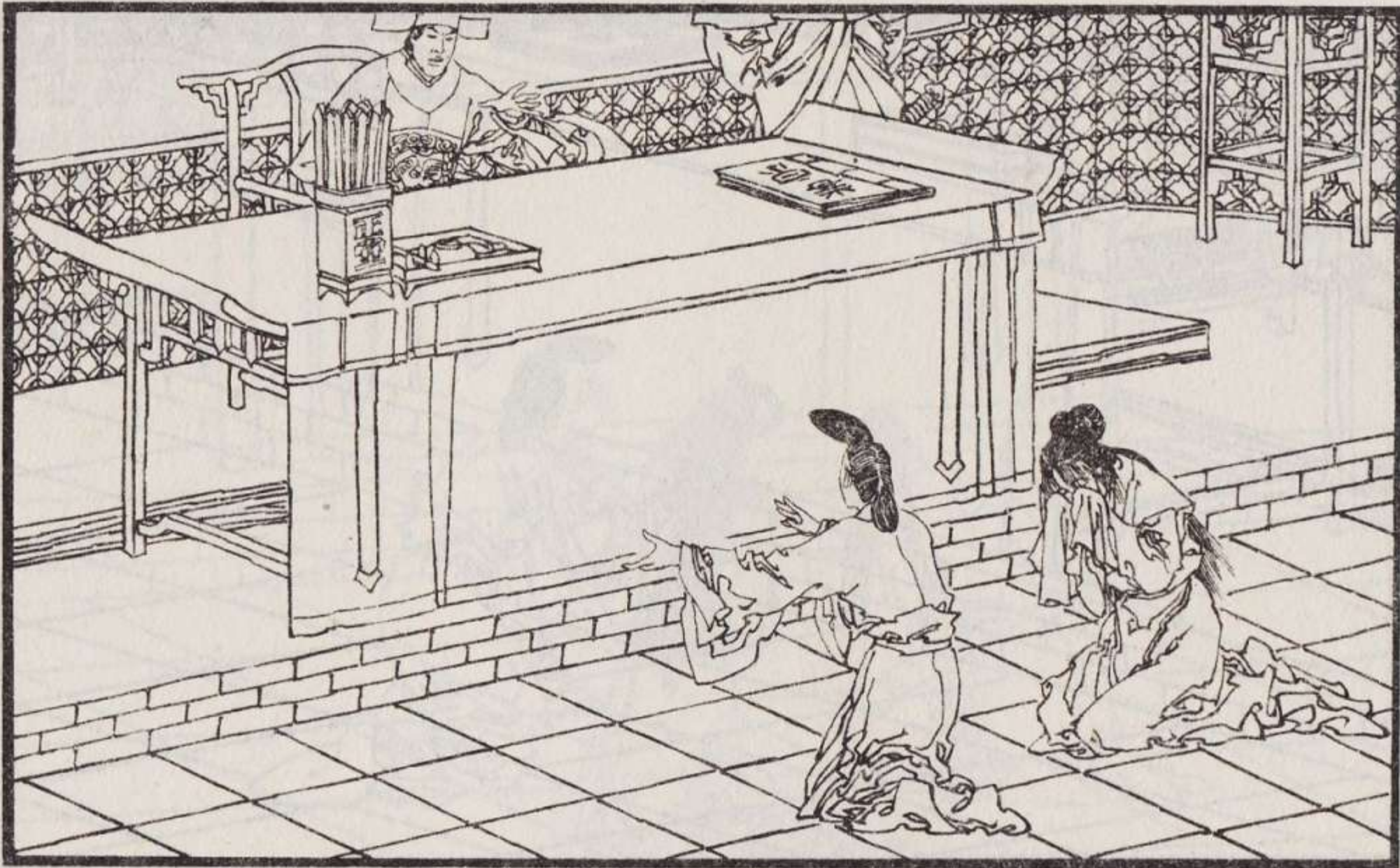
(42) 数日后，王氏押到。吴南岱审问王氏：“谁是杀人凶手？”王氏回称不知。吴公大喝一声，诈问道：“胭脂供称其父被杀原因你都知道，为何不招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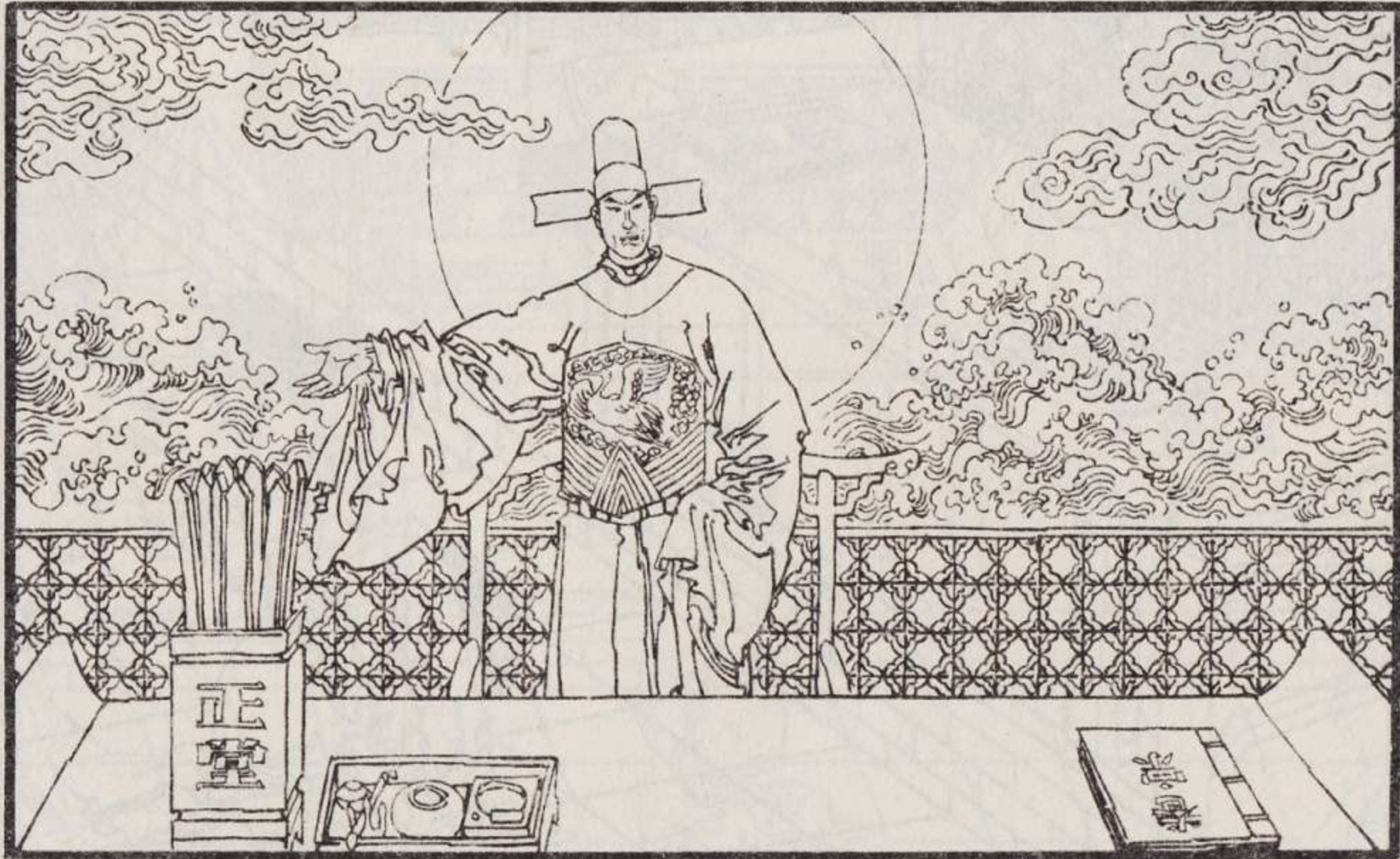
(43) 王氏大叫：“冤啊！浪丫头自己想男人，勾引奸夫到她家中，我哪里知道！我虽然说过给她们做媒，那不过是个玩笑罢了。”吴南岱见有了线索，便细细盘问，王春兰这才把前后两次的玩笑话说了出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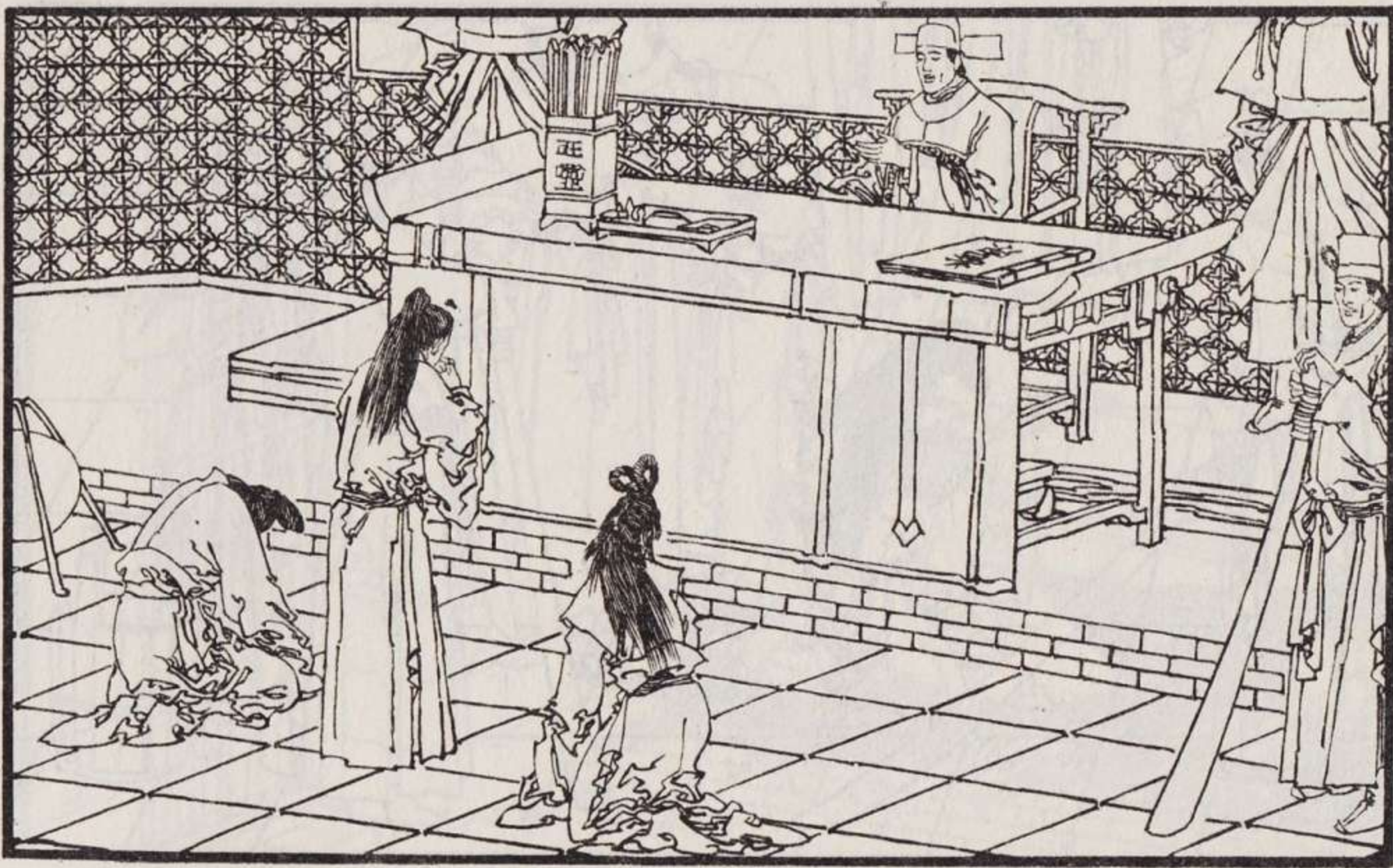
(44) 吴南岱喝令胭脂上堂，怒气冲冲地问她：“你说王春兰不知情，为何如今她供出曾要给你和姓鄂的做媒？”胭脂才痛哭流涕说：“我自己不好，致使父亲惨死，这官司不知何年才能了结，再连累别人，实在于心不忍啊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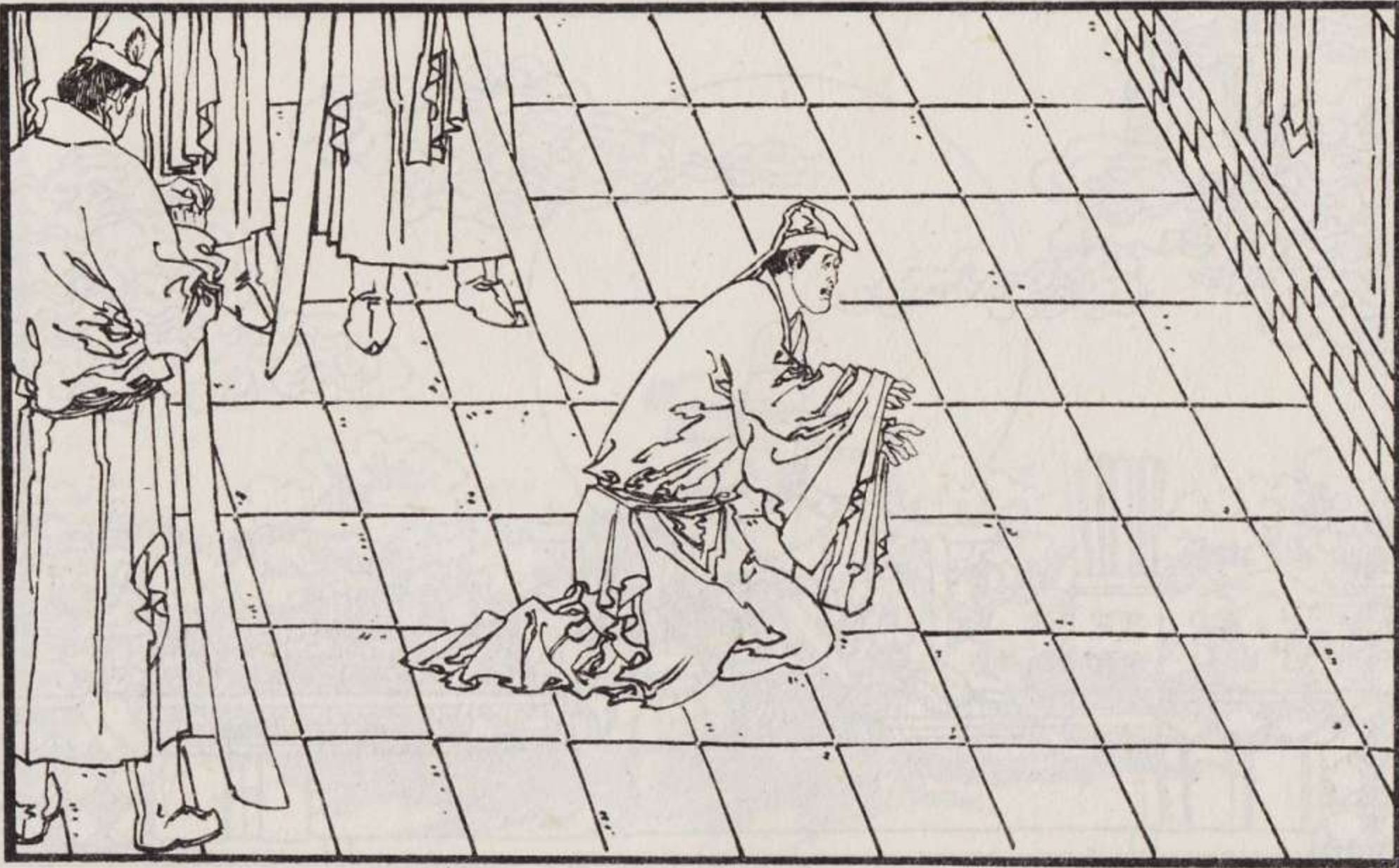
(45) 吴南岱又问王春兰：“玩笑的话对别人说过没有？”王供称“没有”。吴南岱满面怒容责问：“夫妻在床，无话不谈，你难道没有告诉过丈夫？”



(46) 王氏说她丈夫出外经商，至今未归。吴南岱驳道：“凡是好戏弄别人的人，都欢喜笑他人愚蠢，炫耀自己聪明。你说没有告诉过别人，这能骗得了谁？”说罢喝令大刑侍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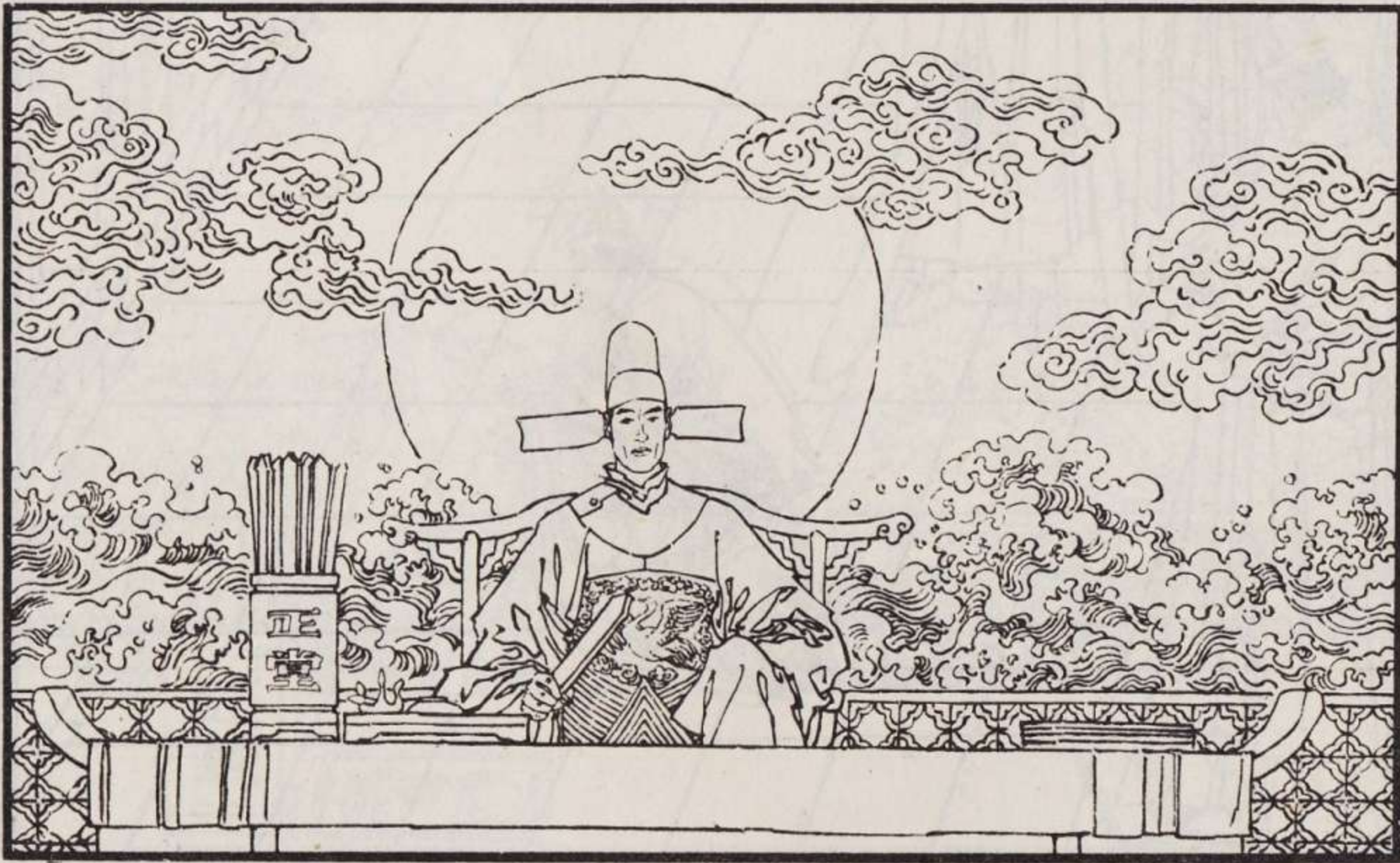
(47) 王氏慌了，忙照实供称曾对宿介说过。吴南岱于是释放了鄂秋隼，差人去捉拿宿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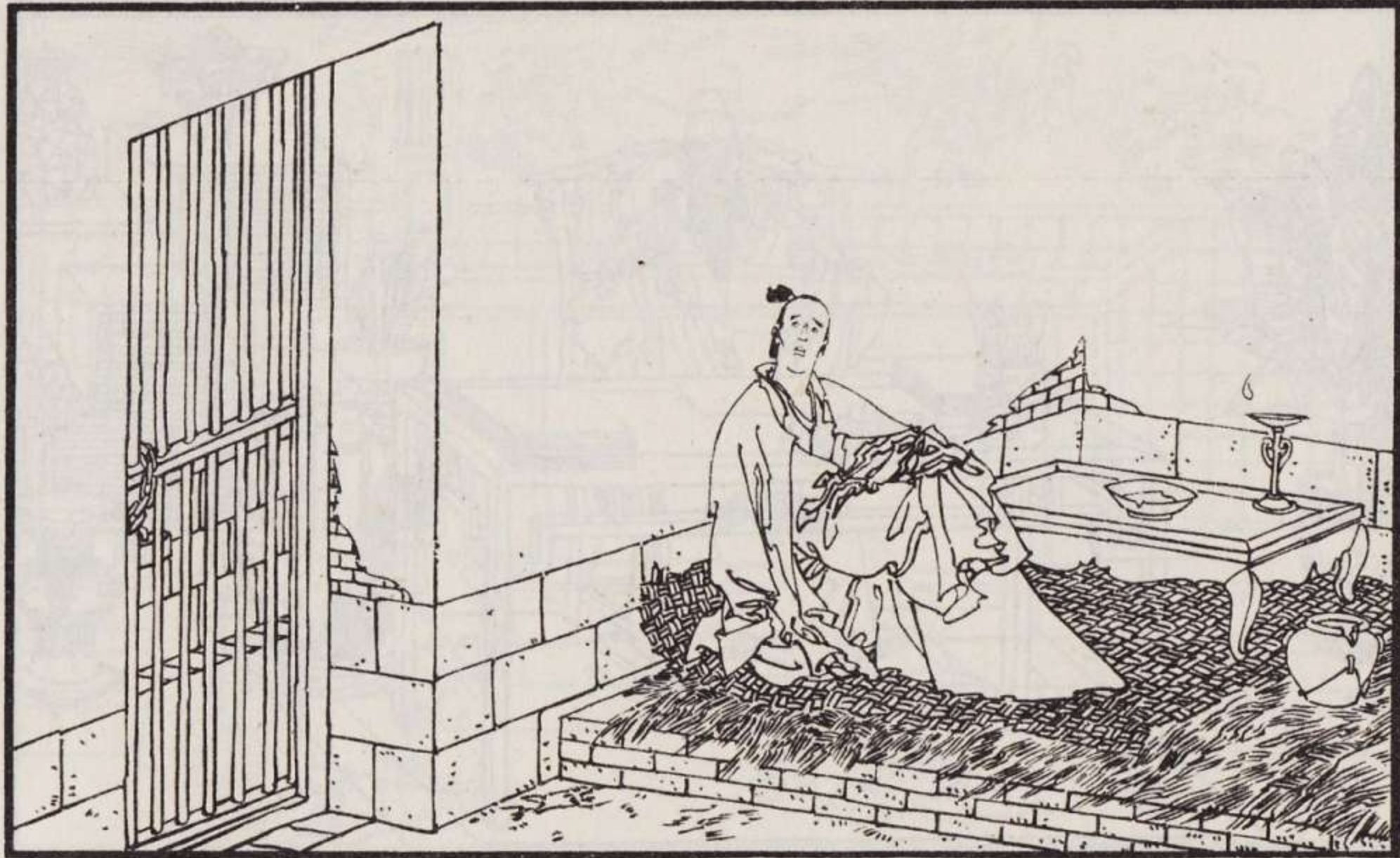
(48) 不几天，宿介被押到。经过审问，他只供称与王氏私通。吴公喝道：“寻花问柳，与有夫之妇通奸者，先重打四十大板！”



(49) 宿介被打得皮开肉绽，再审问时，他供出夜入卞家赚开胭脂房门，强脱她的绣鞋等真情，但绣鞋丢失后未敢再去。至于卞三如何被杀，实不知情。



(50) 吴南岱厉色训斥道：“爬墙赚门、窃玉偷香之辈，何等坏事干不出来！”喝令再加重刑。宿介挨熬不过，也就屈打成招。供词上报后，人们都称赞吴公断案如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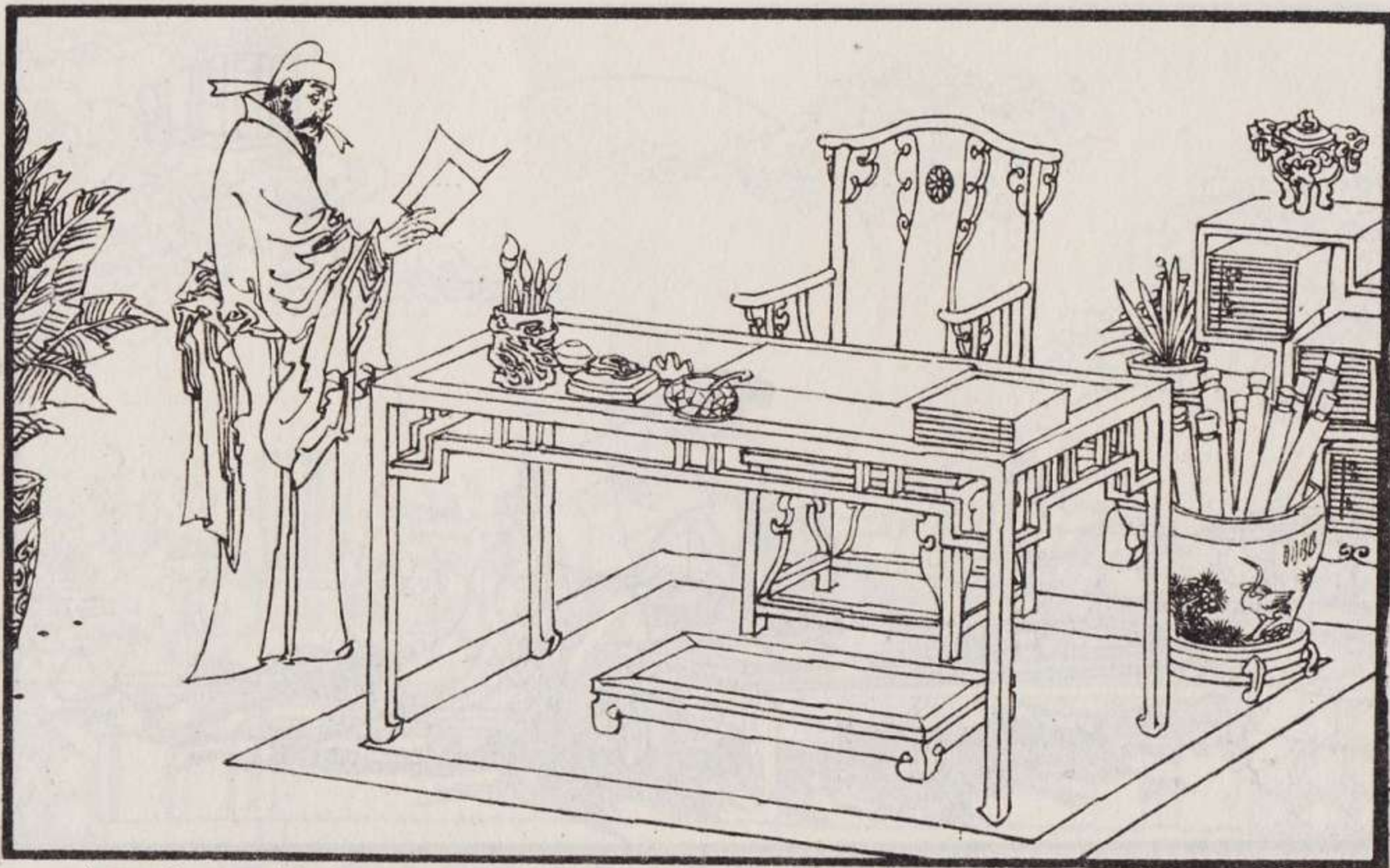
(51) 这个判决，似乎已铁案如山，宿介只能伸着脖子等待秋后处决。可是他在狱中，不甘心就此冤死，朝思暮想，筹划自救之策。



(52) 他听说山东学使施愚山老先生贤德能干，而且爱护文士，就写了一张状子，向其控诉冤枉，言辞悲切感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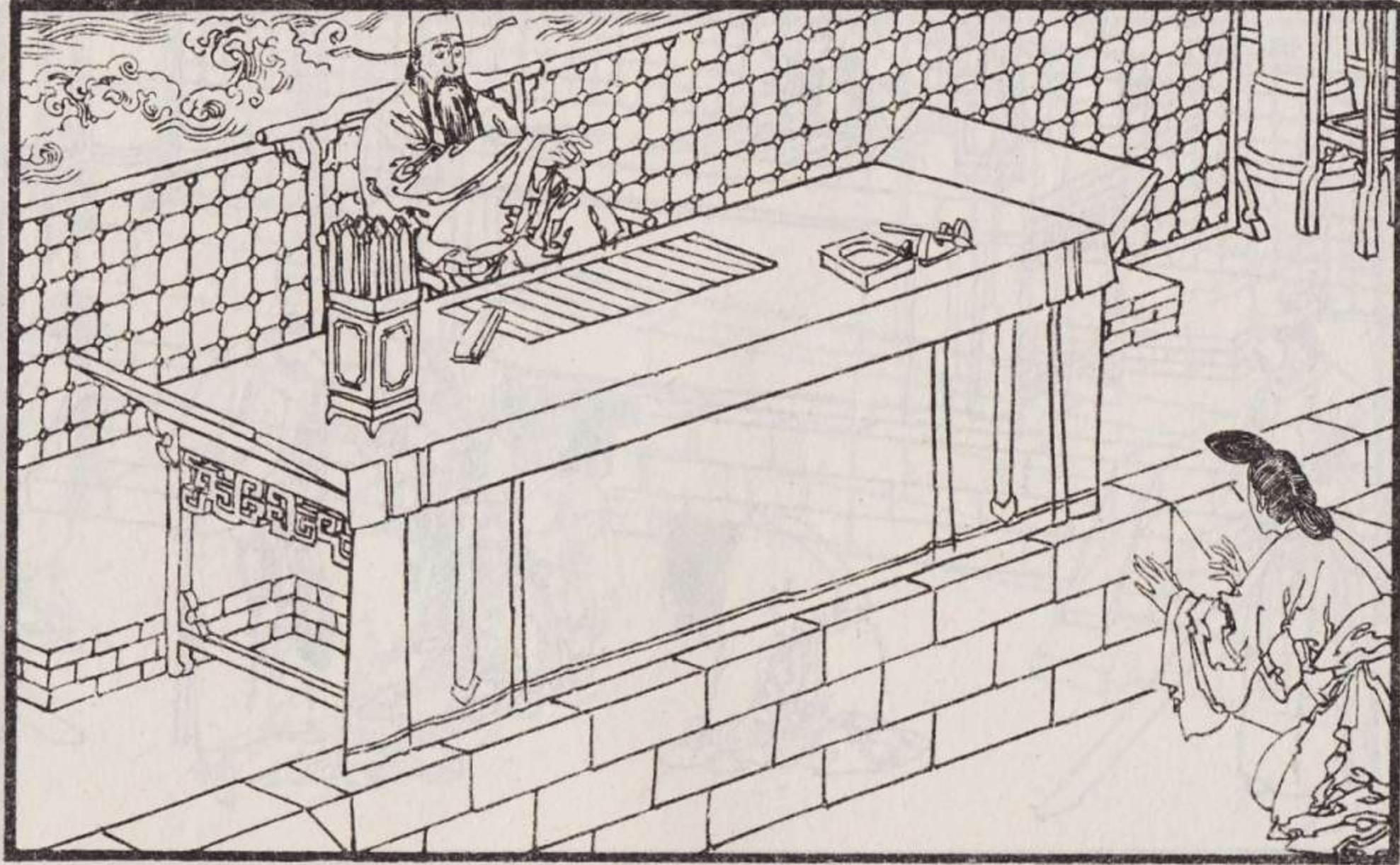
(53) 那宿介虽然行为放荡,倒还有点才学,是山东名士。施公久闻其名,对他的申诉状格外重视,仔细研读。



(54) 又差人取来宿介供词，反复思考琢磨，最后忽然拍案大叫：“看来，宿介也是个蒙冤受屈之人！”。



(55) 于是施公报请大理院、按察司，将宿介案卷转来，由他重新审理。他首先问宿介，绣鞋究在何处遗失？宿介供称忘了，但叩王春兰门时还在袖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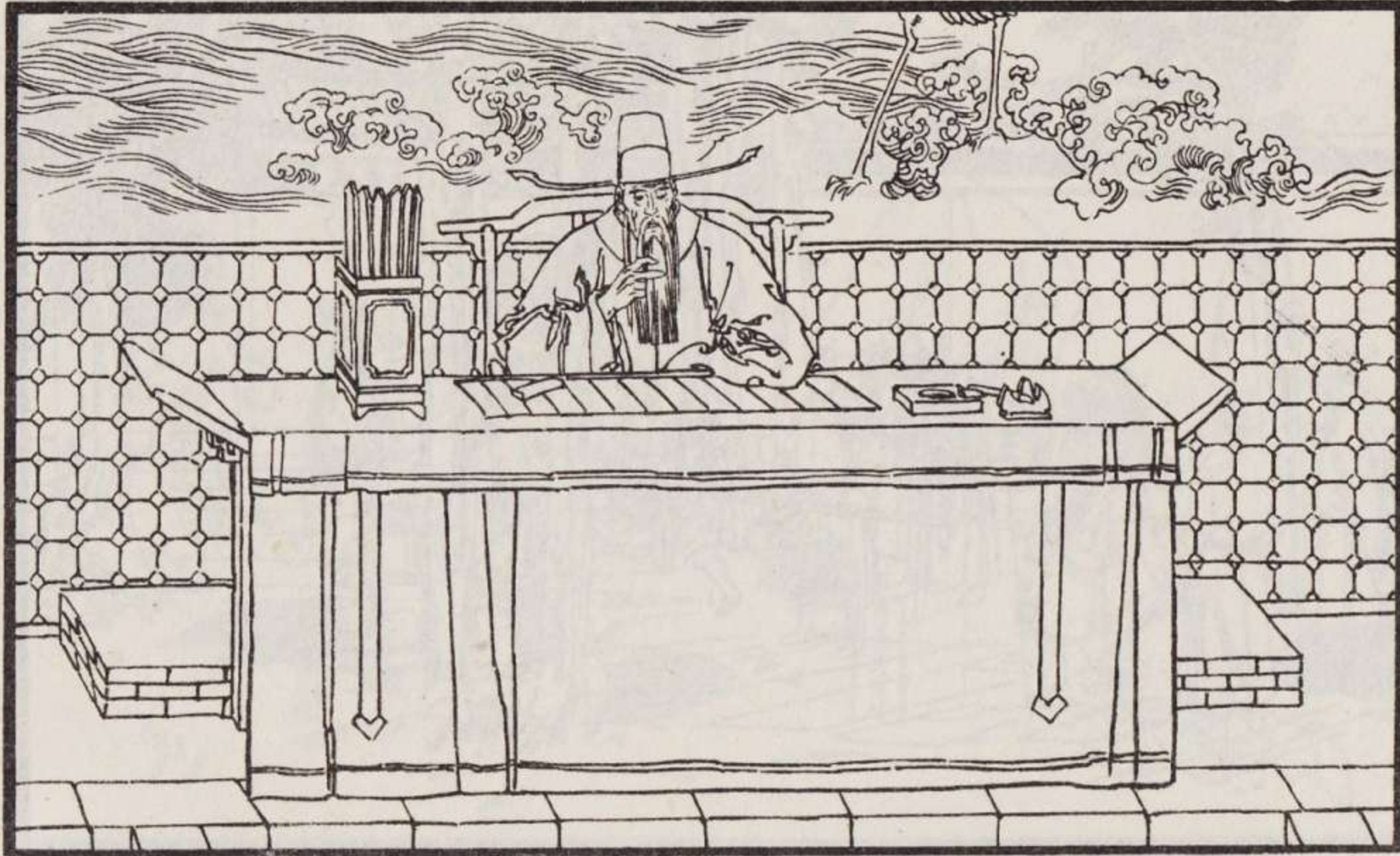
(56) 施公转身问王氏：“除了宿介外，你还有几个奸夫？”
王氏供称：“再没有了。”施公一拍惊堂木：“象你这等淫妇，
岂能专与一人私通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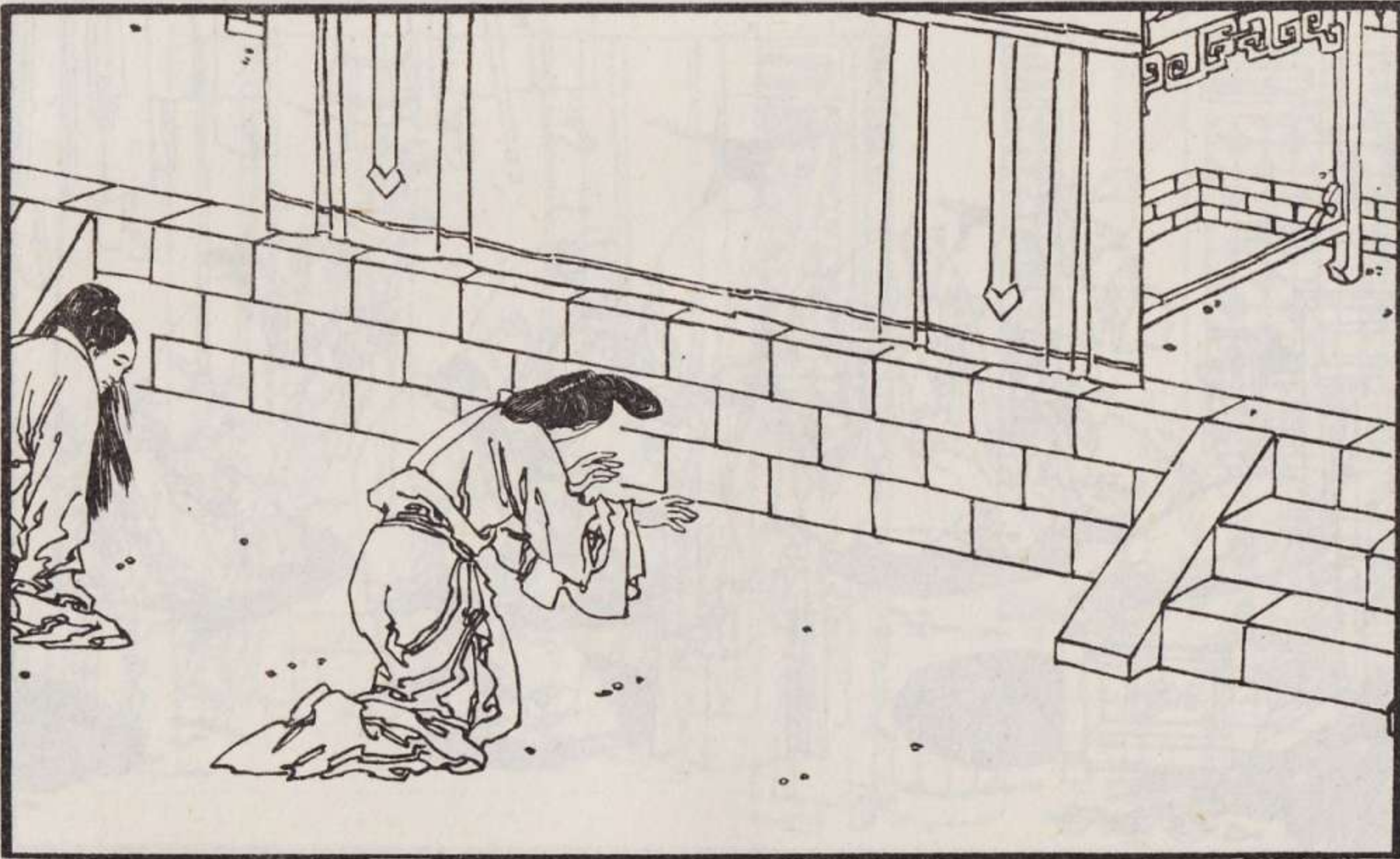
(57) 王氏战战兢兢供道：“我跟宿介少年时就相好，所以出嫁后他又来，我未能拒绝。至于其他挑逗我的人，虽有数个，但实在未敢相从。”



(58) 施公乘机令王氏指出挑逗者的姓名，王氏供称同巷毛大，曾屡次挑逗，可是都给她拒绝了。施公不信，说怎能忽然如此贞洁？喝令绑起来鞭打。



(59) 王氏磕头如捣蒜，以致血流满面，竭力辩白。施公见此情景，命人给她松绑，诘问道：“你丈夫出远门，难道没有人借故来勾引你？”



(60) 王氏供道：“有的。邻里中几个浪荡小子，曾以借贷送礼为名，来过我家，看样子他们有心于我，只是没敢动手罢了。”施公记下他们的名字，当即差人去拘捕。



(61) 不几天，毛大和四个浪荡子都被押来了，施公成竹在胸，将他们全部解往城隍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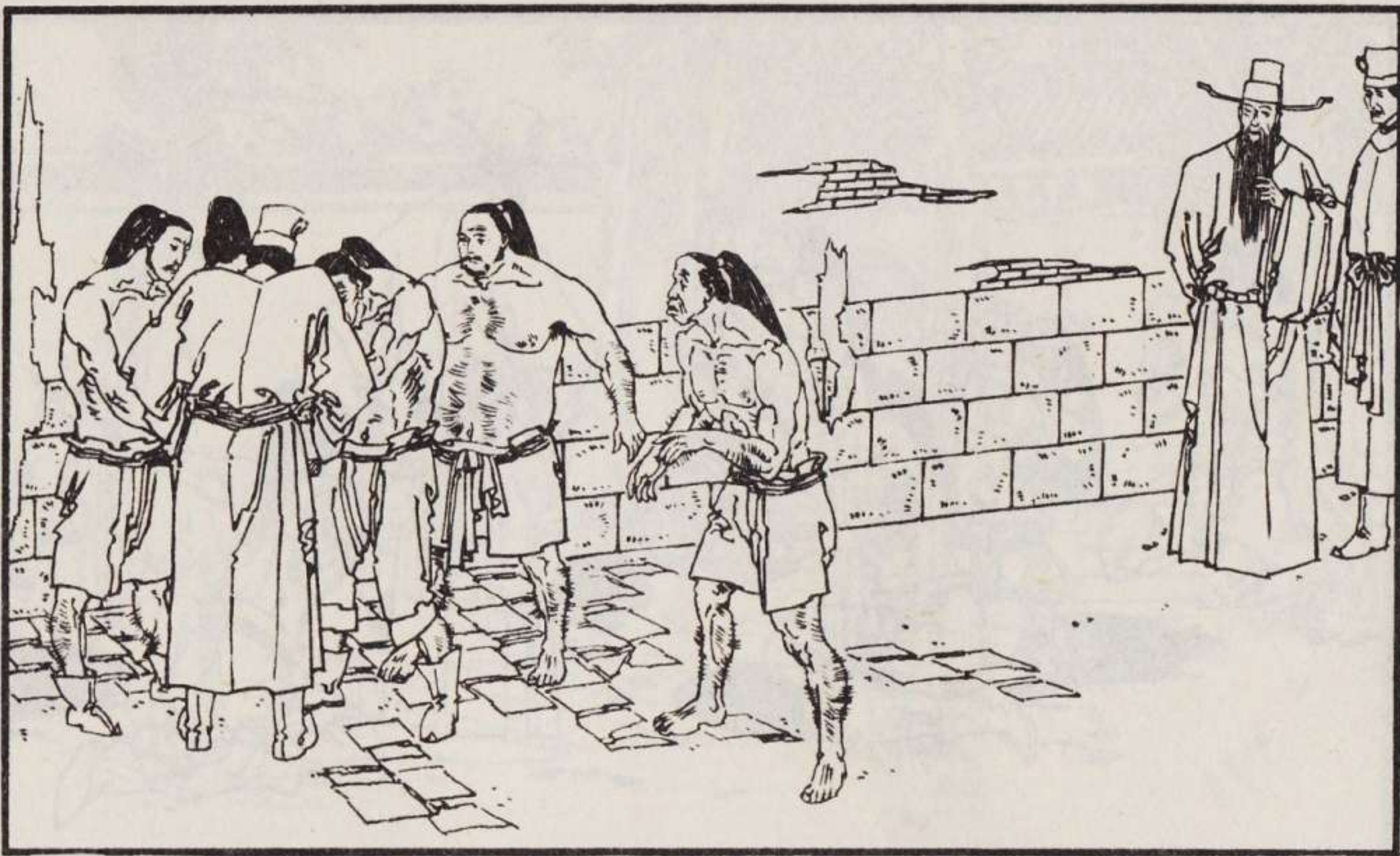
(62) 施公令他们跪在香案前，说道：“前几天城隍托梦给我，说杀害卞三者就是你们五人中的一个。如今对着神明，不准撒谎。若肯自首坦白，还可以从宽发落；否则一经查出，杀无赦！”几个家伙都说未曾杀过人。



(63) 施公吩咐将夹棍取来，剥光他们衣服，挽起他们头发，准备用大刑。五个家伙一齐喊冤叫苦，哀求饶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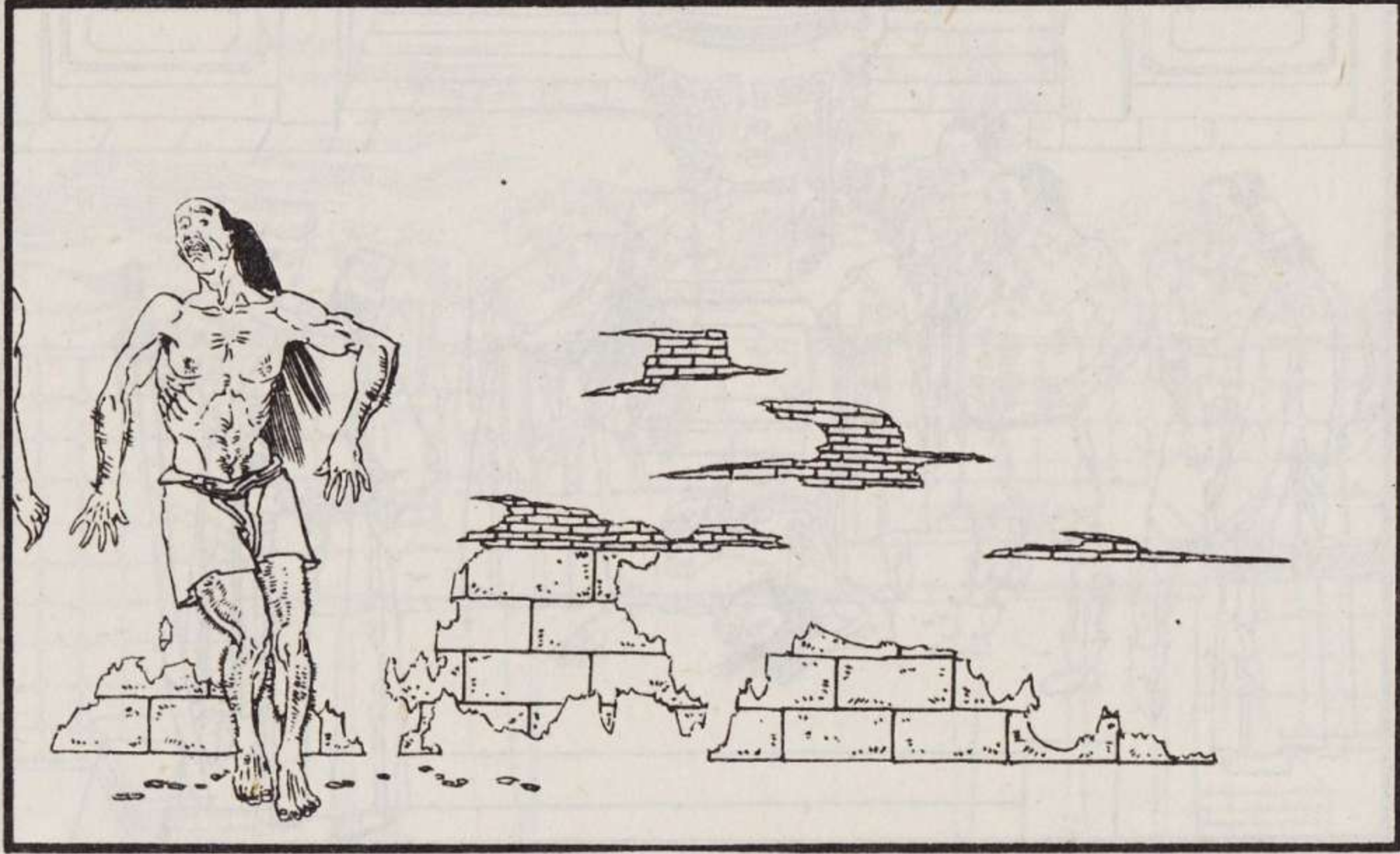
(64) 施公瞪着眼，喝道：“既然你们不肯自首，那我就请神灵把杀人者指出来。”说完，吩咐衙役用毡毯将大殿门窗遮得严严实实，不露一丝光线。



(65) 接着,又命五个犯人露出脊背,走到暗处,端来一盆煤烟水要他们逐个洗手。



(66) 然后，叫他们靠墙站着，训诫道：“你们脸朝墙壁不许乱动，谁是凶手，神人会在他脊背上写出来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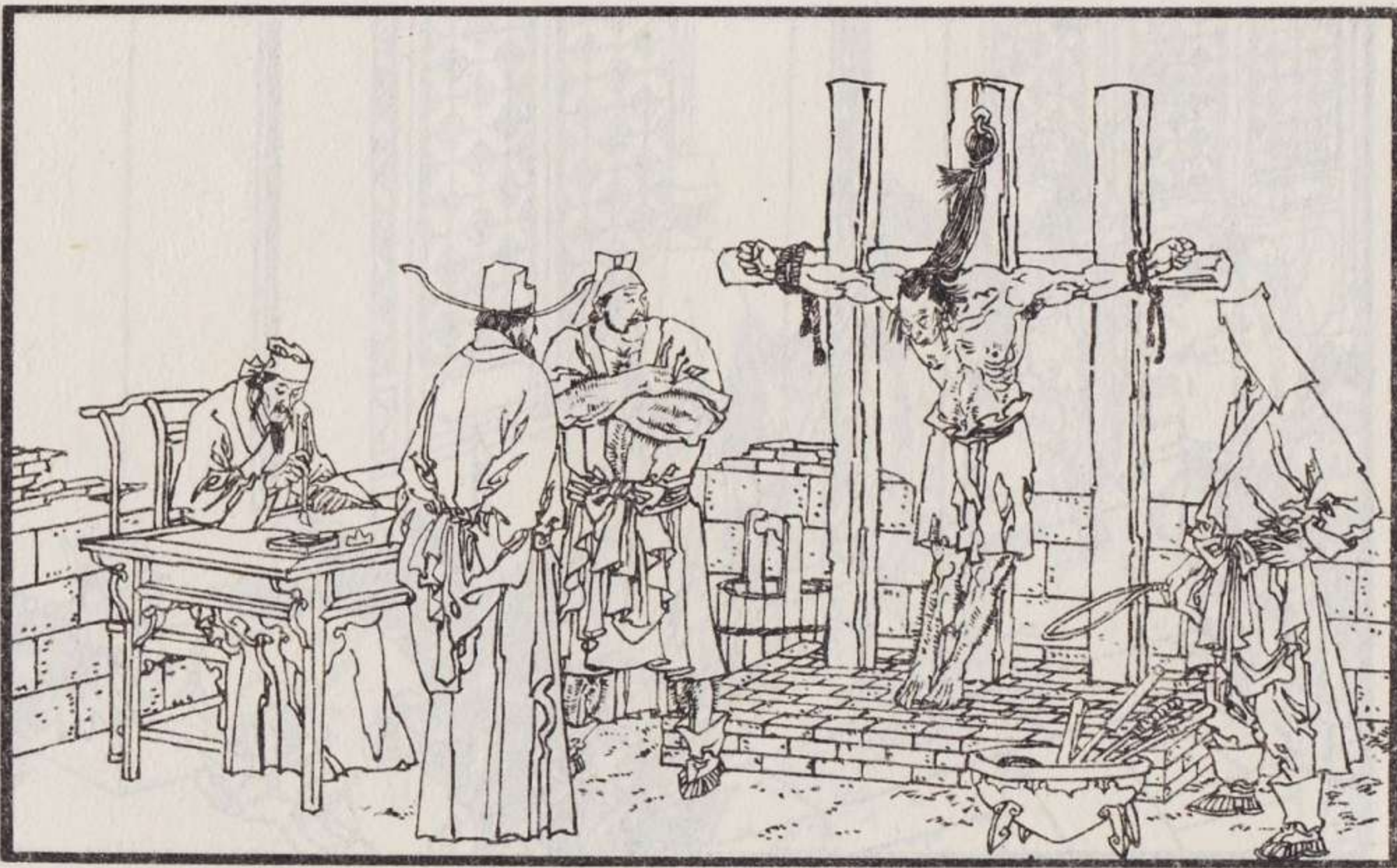
(67) 毛大心虚，害怕神人在他背上写出他是杀人犯，急忙将脊背贴在墙上。哪知 施公早已吩咐人在墙上涂了石灰，那灰粉都沾在他的背上。



(68) 过了一会，衙役喊他们出来，毛大还怕神人作怪用手护着脊背。可他不知洗手用的是煤烟水，顿时背上又印出了黑色手印。



(69) 施公本来就怀疑杀人犯是毛大,现在更加坚信不疑,指着毛大道:“这就是真正的杀人犯!”



(70) 随即对毛大动用了毒刑，他熬不过，把全部实情招供出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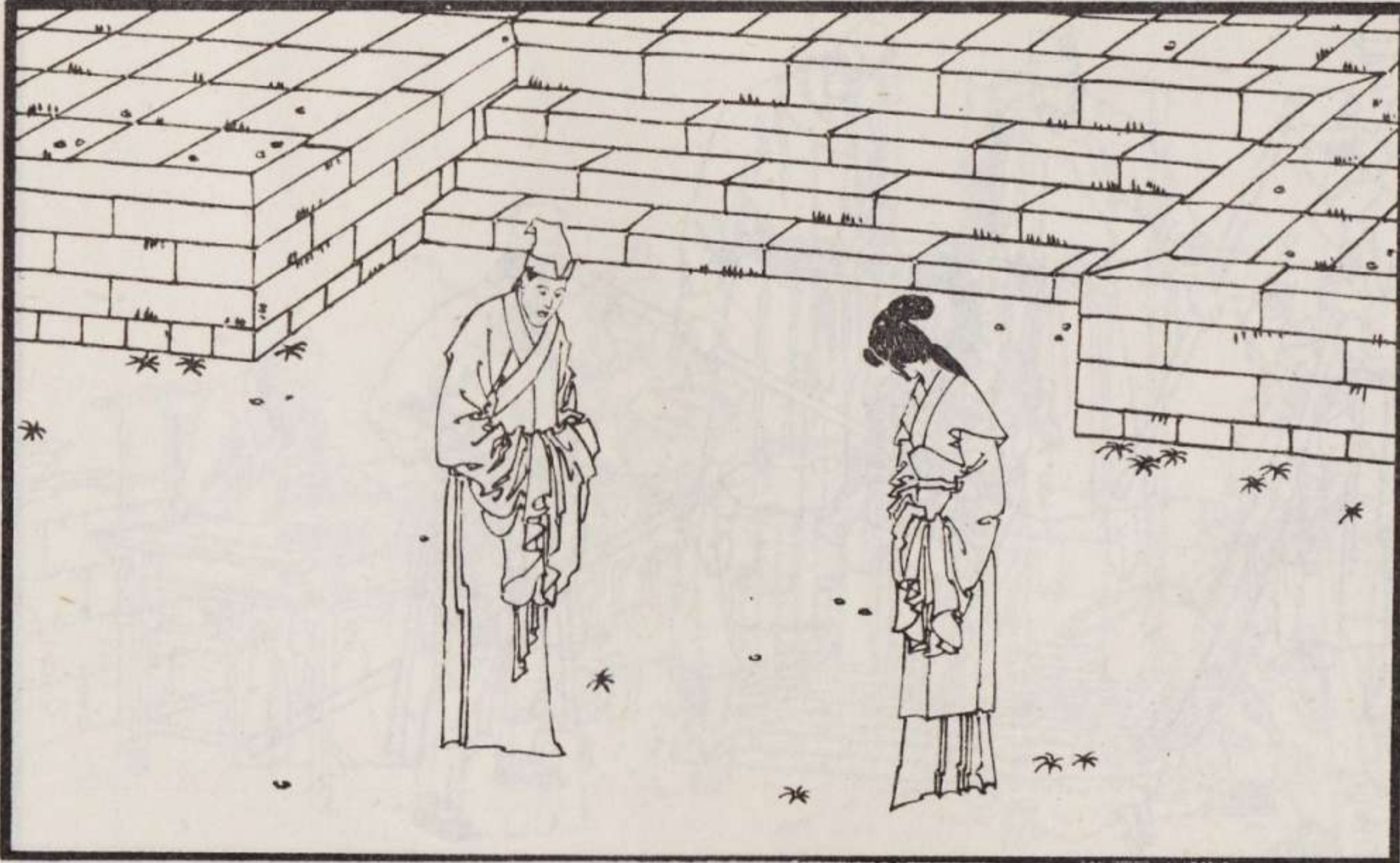
(71) 至此案情真相大白，施公宣判道：“宿介虽然冤枉，也是自作自受，姑念他是冤外之冤，受刑几至于死，不再另加刑罚；只取消他的儒生资格，给他以改过自新的机会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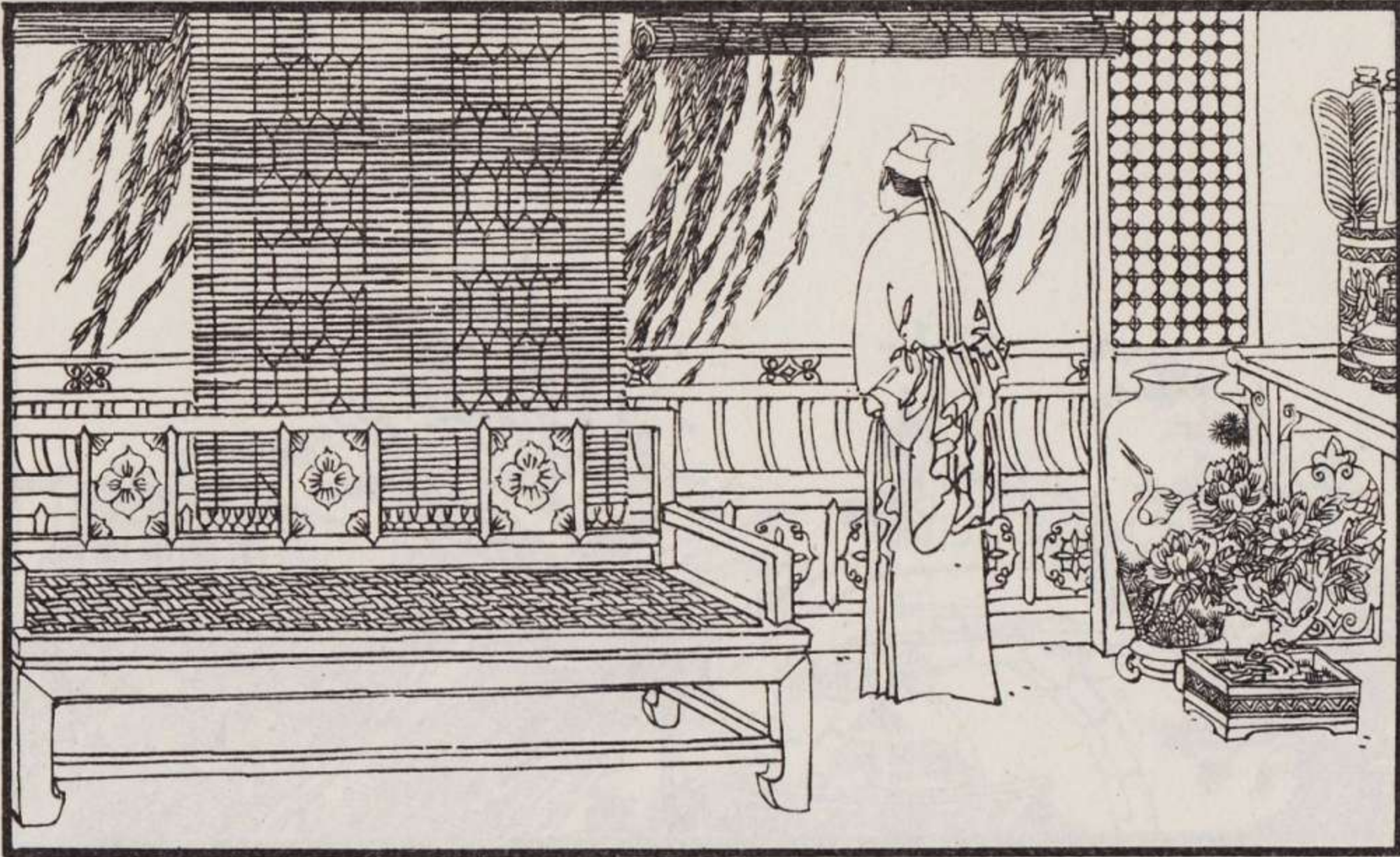
(72)“毛大本是市井无赖、贪淫好色之徒，勾引王氏 不能得手，竟敢越墙偷香窃玉，被人发觉，逃窜无路，胆敢起反咬之心，杀人害命。判他斩首示众，以快人心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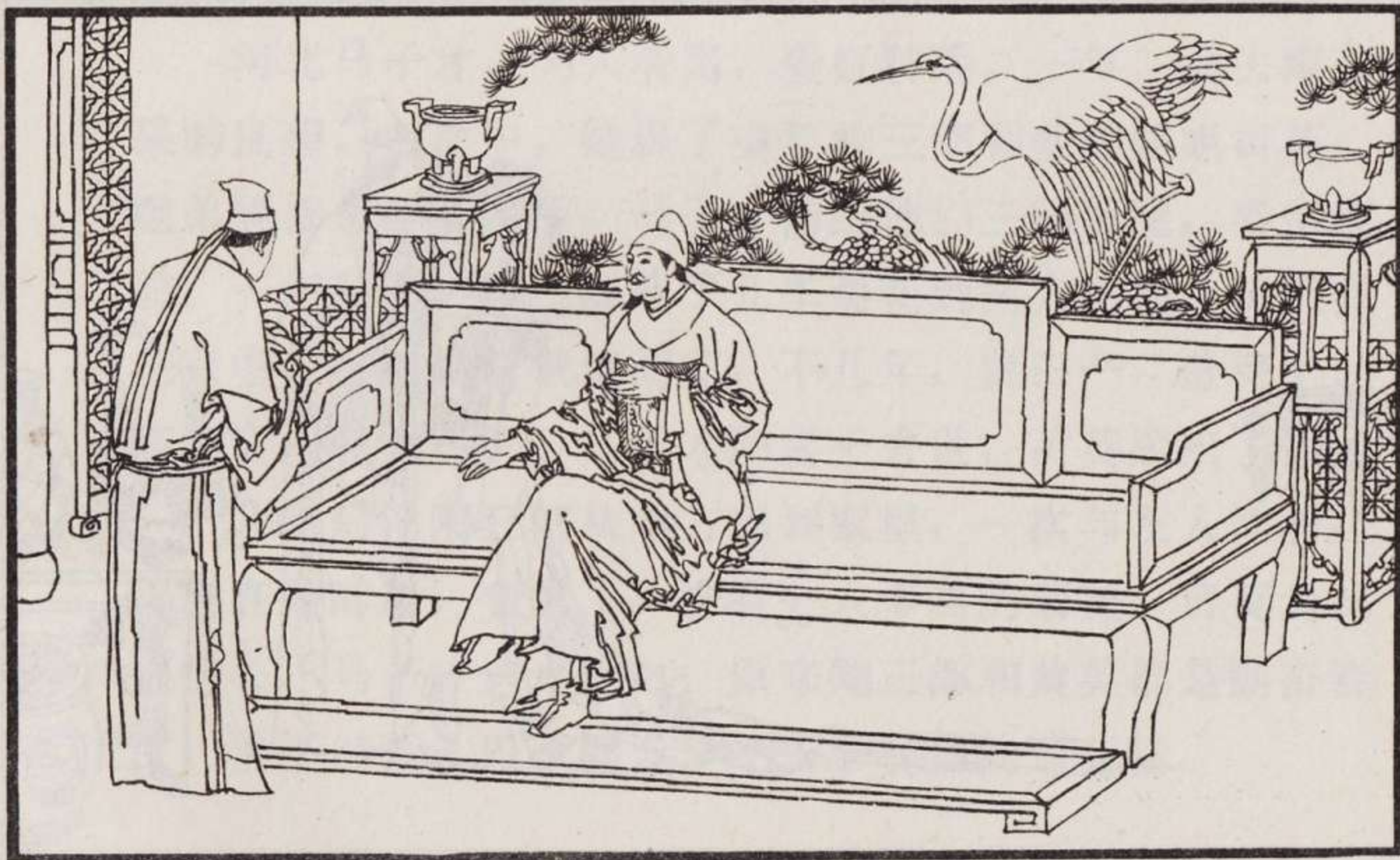
(73)“至于胭脂,正当妙龄,美貌绝伦,何愁配不着如意郎君?不料竟因情丝缠绕,引来群魔,险遭玷污;好在她能守身如玉,可以帮她了却相思之愿,着该县令为她做媒。”这个判决,远近传扬,都说施公断案如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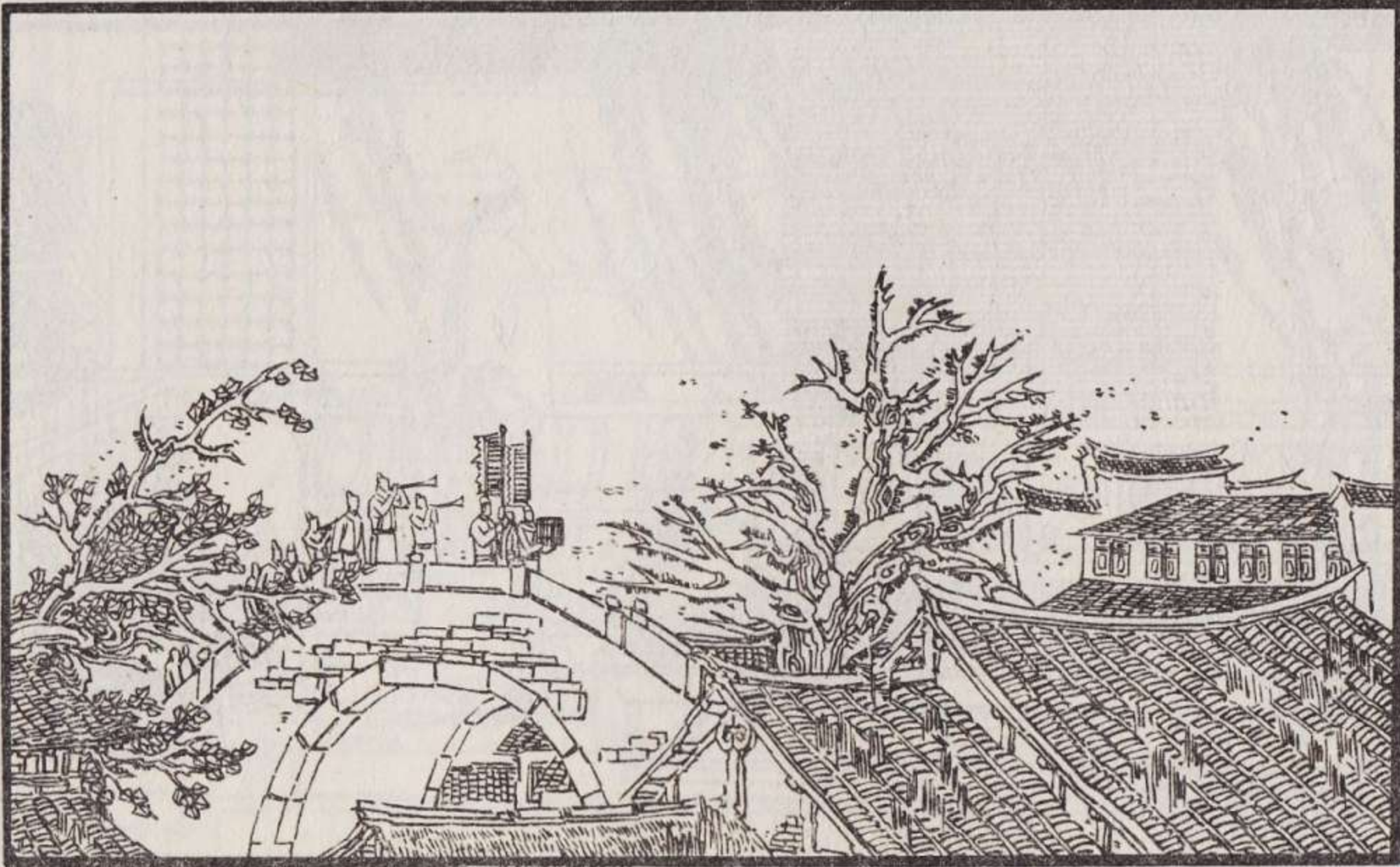
(74) 其实,自从吴南岱审问此案后,胭脂就知道鄂秋隼是受冤者。两人在公堂下相遇,她羞愧地含泪望着鄂生,似有痛惜之言,但又没能出口。



(75)鄂秋隼感念胭脂对自己的眷恋之情，也很爱慕她；但想到胭脂出身微贱，而且屡上公堂，无人不知，担心娶了她被人讥笑，为此日思夜想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

(76)后来施公判文下达,县令前来做媒,他才拿定主意,慨然允婚。



(77)过了几天，县令为鄂秋隼采办了花红彩礼，送到卞家，作为他补过的一点心意，同时也表示这桩婚姻是隆重的。



(78)迎娶那天,县令又派人吹吹打打地把胭脂送到鄂家。
这对有情人终于成了眷属。



聊斋故事选(一)

原著 蒲松龄

改编 赵吉南 等

绘画 黄全昌 等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(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)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无锡市锡沪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2 4/16 1989年1月 第1版 1997年1月 第7次印刷 印数 64500—74500
